圍爐詩話（二）
月山詩話
白石道人詩詞評論 補遺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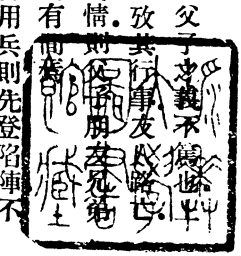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圍爐詩話

(二)

吳喬述

圍爐詩話卷之四

韻語陽秋云太白樂府于綱常三致意焉君道曲恐君臣之義不篤也東海勇婦恐父子之義不篤也半 
留田恐兄弟之義不篤也箜篌謠恐朋友之義不篤也雙燕篇恐夫婦之義不篤也攷其行事友以路亡
爲之權窆又收其骨送蕭十一之魯拳拳于稚子伯禽于諸弟各贈以詩致雍穆之情則父子朋友兄弟
皆庶幾矣惟是從永王璘合于劉又合于魯娶于宋又攜金陵之妓則君臣夫婦爲有間焉

蘇子由云李白詩類其爲人俊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而不知義之所在也言用兵則先登陷陣不
以爲難言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爲非此豈其誠能也哉唐人李杜首稱甫有好義之心白不及也予謂
宋人不知比興不獨三百篇卽說唐詩亦不得實太白胸懷有高出六合之氣詩則寄興爲之非促促然
詩人之作也飲酒學仙用兵游俠又其詩之寄興也子由以爲賦而譏之不知詩何以知太白之爲人乎
宋人惟知有賦子美紈袴不餓死篇是賦義詩山谷說之盡善矣其餘比興之詩蒙蒙耳

元微之云子美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
勢而兼昔人所獨專古來詩人未有如子美者李杜並稱觀李之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
歌詩誠亦差肩子美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豪氣邁而風調淸屬對排工而脫棄
凡近則李尙不能窺其藩籬況堂奧乎

苕溪詩話云子美四韻詩及絕句味之皆覺字多以字字不閒故也他人長篇殊無可讀所謂一人滿天下三人滿一隅余謂詩有意故字不閒

三山語錄說子美登慈恩寺塔云謂是識天寶事秦山忽破碎言人君失道也涇渭不可求言賢不肖混雜也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言京師與天下俱無綱紀也迴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思聖君而不可得也惜哉瑤池飲日晏崑崙邱刺酒色也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言曲江輩之去位也君看隨陽雁各有稻粱謀言小人之素餐也不如此解則詩與題全不相關矣樂天海圖屏風言李訓鄭注之誅宦官與子美同意

黃常明說子美古柏行云大廈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邱山重爲難進易退非招不往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翦伐誰能送爲先器識後文藝與吐露者異

又云杜詩之草有害于人曾何生阻修芒刺在我眼焉能待時秋憤邪嫉惡思清王室也又觀打魚之設網提綱萬魚急刺聚斂也能者操舟疾若風撐突波濤挺叉入刺巧宦剝民也

又云子美用經語如車鄰鄰馬蕭蕭未嘗別入一字如天屬尊堯典神功協禹謨卿月升金掌王春度玉墀濟潭鱣發發春草鹿呦呦皆渾成嚴重

山谷少時誤以薛能之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欺人故故生爲杜詩孫莘老云杜詩不如此山谷因此而知杜詩高雅大體山谷謂謝師厚之倒著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絕似老杜余謂謝勝于薛矣若

出子美當更雅重然學杜詩者至此極矣更欲進步須是范希文專志于詩又是一生困窮乃得錢□□云黃魯直學杜不知杜之眞脈絡所謂前輩飛騰餘波綺麗而擬其橫空排奡奇句硬語劉辰翁評杜不識杜之大家數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而點綴其尖新儁冷單詞隻字

子瞻王定國詩集序曰太史公謂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是變風變雅烏覩詩之正乎發乎情止乎禮義賢于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乎情止乎忠孝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首推子美豈非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

秦少遊云蘇李高妙曹劉豪逸阮陶冲澹謝鮑峻潔徐庾藻麗子美兼有之

葉夢得云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細雨著水面爲漚魚浮而洽大雨則伏而不出燕體輕微不能勝猛風惟微風則有頡頏之致全似未嘗用力所以不礙氣格晚唐人爲之則有魚躍練江拋玉尺鶯穿粉柳織金梭矣詩以一字爲工人皆知之如杜詩之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則遠近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自二字而吞吐山水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言外人力不可及隱居詩話云夏竦評子美初月詩微升紫塞外已隱暮雲端意主肅宗吾觀退之煌煌東方星奈此衆客醉憲宗在儲時作也

神禹身爲度聲爲律天生是人平九州之水土以安措萬古生民其所作爲如鑿三峽開龍門驅龍役鬼以成之非人力所及子美之詩無問莊語放言莫不成文成象豈非身爲度聲爲律乎其上掩風騷下薄徐庾高出一時曠絕百代豈非驅龍役鬼鑿三峽開龍門乎天生神禹以立三才天生子美以主詩道皆

非人力之所能。至神禹之功。于諸聖人中未見有二子美之詩。雖如太白。猶不及焉。蓋太白詩如厲鄉漆園。世外高人。非有關于生民之大者也。

詩出于人。有子美之人。而後有子美之詩。子美于君親兄弟朋友黎民。無刻不關其念。置之聖門。必在閔損有若間。出由求之上。生于唐代。故以詩發其胸臆。有德者必有言。非如太白。但欲于詩道中復古者也。

余嘗置杜詩于六經中。朝夕焚香致敬。不敢輕學。非子美之人。但學其詩。學得宛然。不過優孟衣冠而已。元微之極推重杜詩。而自不學杜。先得我心。知彼知己者。決不妄動。

杜詩云。扁舟老空去。無補聖明朝。又云。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又云。一朝自罪己。萬里車書通。又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又云。公若登台鼎。臨危莫愛身。又云。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其于君父之倫。略舉數言。心術可見。而弟兄朋友黎庶之憂愛。不可勝舉。不置之六經中。何處可置。竊謂朝廷當特設一科。問以杜詩意義。于孔孟之道有益。從來李杜並稱。至此不能無軒輊。

杜詩是非。不謬于聖人。故曰詩史。非直指紀事之謂也。紀事如清渭東流劍閣深。與不紀事之花嬌迎雜佩。皆詩史也。詩可經。何不可史。同其無邪而已。用修不喜宋人之說。并詩史非之。誤也。

子美悶詩曰。捲簾惟白水。隱几即青山。聯中無悶。悶在篇中。讀其通篇。覺此二句亦悶。宋明則通篇說悶矣。

唐人謂王維詩天子。杜甫詩宰相。今看右丞詩甚佳。而有邊幅。子美浩然如海。

子美羣山萬壑赴荊門等語浩然一往中復有委婉曲折之致溫飛卿過陳琳墓詩亦委婉曲折道盡心事而無浩然之氣是晚不及盛之大節字句其小者也

側身天地更懷古迴首風塵且息機十四字中有六層意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有八層意詩之難處在深厚厚更難于深子建詩高處亦在厚

孤雁詩鮑照云更無聲接續惟有影相隨切題而意味短矣子美云孤雁不飲啄飛鳴猶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力量自殊

子美之詩多發于人倫日用間所以日新又新讀之不厭太白飲酒學仙讀數十篇倦矣

讀杜集粗語笨語有之曾無鄙俚語

學杜詩者宜全集俱讀勿止守七律學其七律者宜諸詩盡讀勿止守三峽樓臺淹日月萬里悲秋長作客

秋興首篇之前四句敘時與景之蕭索也淚落于叢菊心繫于歸舟不能安處夔州必爲無賢地主也結不過在秋景上說覺得淋漓悲感驚心動魄通篇筆情之妙也

子美在夔非是一日次篇乃薄暮作詩之情景蜀省屢經崔旰等兵事夔亦不免騷動故曰孤城又以窮途而當日暮詩懷可知依南斗而望京華者身雖棄逐淒凉而未嘗一念忘國家之治亂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與范希文同一宰相心事也猿聲下淚昔于書卷見之今處此境誠有然者故曰實下浮查猶上

天。已不得還京。故曰虛隨。離昔年之晝省。而獨臥山樓寂寞之地。故曰晝省香爐遠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日斜吟詩詩成而月已在。藤蘿蘆荻。只以境結。而情在其中。

第三篇。乃晨興獨坐山樓。望江上之情景。故起語云。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一宿曰宿。再宿曰信。信宿與日日相應。信宿漁人還泛泛。言漁人日日泛江。則己亦日日坐于江樓。無聊甚也。清秋燕子故飛飛。言秋時燕可南去。而飛飛于江上。似乎有意者然。子美此時有南適衡湘之意矣。匡衡抗疏功名薄。謂昔救房琯次律而罷黜也。劉向傳經心事違。言己之文學。傳自其祖審言。將以致君澤民。今不可得也。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裘馬自輕肥。既無賢地主。又無在朝憶窮交之故人。夔州之不可留也決矣。聞道長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勝悲。悲世卽悲身也。第三首猶責望同學故交。此則局面更不同矣。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別用一番人。更無可望也。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遲。北邊能振國威。西邊不至羽書猬至。宜若京都安靜。有可還居之理。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魚龍川在關中。秋江謂夔江。欲還京則無人援引。欲留夔則人情冷落。去住俱難。末句眞有匪兕匪虎。率彼曠野之嘆。李林甫一疏。賀野無遺才。而使賢士淪落至此。元宗末年政事。其不亡者幸也。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此詩前四句。言元宗時長安之繁華也。第五六句。敍肅宗時扈從還京。官左拾遺。作春宿左省。晚出左掖送人。南海勒碑。端午賜衣。和賈至早朝宣政殿。退朝紫宸殿。退

朝題省中壁諸詩之時。故言宮扇開而得見聖顏也。一臥滄江驚歲晚。言今日已衰老也。幾回青瑣點朝班。回。還也。歸也。點。去聲。義同玷字。謙詞也。此語有夢字意。含在上句臥字中。在他人爲熱中。在子美則不忘君也。凡讀唐人詩。孤篇須看通篇意。有幾篇者。須合看諸篇意。然後作解。庶幾可得作者之意。不可執一二句一二字輕立論也。秋興八首。皆是追昔傷今。絕無譏刺。且肅代時。干戈擾攘。日不暇給。何曾有學仙之事。宿昔詩之王母。是比楊妃。此八首中絕無此意。宋人詩話。謂此詩首句言天子。次句譏學仙。次聯應首句。第三聯應次句。名爲二字貫串格。其胸中無史書時事。固非所責。獨不可于八首中。通求作者之意乎。唐人詩。被宋人一說便壞。莫如之何。

此詩前六句皆是興。結以賦出正意。與吹簫篇同體。不可以起承轉合之法求之也。

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烟接素秋。言兩地絕遠。而秋懷是同。不忘魏闕也。故卽敍長安事。而曰花萼夾城通御氣。言此二地。是聖駕所常遊幸。而又曰芙蓉小苑入邊愁。則轉出兵亂矣。又曰珠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無人跡。而起白鷗。則荒凉之極也。是以可憐。又嘆關中自秦漢至唐。皆爲帝都。而今乃至于此也。

漢鑿昆明池。武帝遊幸之盛事。猶可想見。今則織女機絲。已虛夜月。石鯨鱗甲。惟動秋風。菰蒲沈沒。蓮房墜露。荒凉之極。至于關塞極天。非夷狄卽叛臣。一家漂蕩于亂世。可悲孰甚焉。

昆吾御宿三聯。皆敍昔之繁華。必元宗時事。肅宗草草。無此事也。綵筆句。追言壯年獻賦。及天寶六載。就

試尙書省并疏救房琯事也。獻賦不得成名。就試乃爲林甫所掩。奔进賊中。萬死一生。以至行在。僅得一官。又以房琯事被斥。忍飢匍匐以入蜀。幸得嚴武以父友親待。而武不久又死。子居夔門。進退維谷。其曰白頭吟望苦低垂。千載下思之猶爲痛哭。若宋人作此八首詩。自必展卷知意。不須解釋。而看過卽無回味。此詩及義山之無題。飛卿之過陳琳墓。韓偓之落花諸篇。皆是一生身心苦事在其中。作者不好明說。讀者不能卽解。子美秋興。人不當知。知之者無狀。第四首。金鼓振羽書遲。似昇平可望矣。而第六篇言園黃鵠幾于無人。第七篇更甚。何其不倫也。此必有故。當更求之。或振是震之訛。遲是馳之訛乎。

昔年文采動天子。今日飢寒趨道旁。是綵筆句之注脚。

子美只宿昔一篇。壓倒太白清平調宮中行樂諸詩。

杜詩無可學之理。詩人久道化成。則出語有近之者。如韋左司之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義山之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王介甫之未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是也。亦有天降名世。匠心出語近之者。如范文正公之雷霆日有犯。始可報吾親。寸心如春草。思與天下共。王伯安之客來湖上逢雲起。僧住峯頭話月明是也。詩人字句步趨。全不相干。李詩亦然。

覓杜詩好處。極難入頭。入得有益于己。覓杜詩不好處。極易覓得。于己略無所益。近世有人塗抹杜詩。災木行世。自謂高識。實無見于杜也。讀其自作。眞合塗抹杜詩。馮定遠曰。東坡謂詩至子美爲一變。蓋大歷間。李杜詩格未行。元和長慶始變。此實文字之大關也。然當時以和韻長篇爲元和體。但言時代。則韓孟

劉柳左司長吉義山皆詩人之赫赫者也。

又曰。太白雖奇。而語多本于古人。子美直用當時語。而古人謂杜詩無一字無來處也。

又曰。古來善讀齊梁詩。莫如子美。瑕瑜不掩。餘人望影子語耳。

又曰。庾子山詩。太白得其清新。子美却得其縱橫處。

又曰。千古詩人。惟子美可配陳思王。

又曰。或問老杜學何人而致此。答之曰。風雅之道。未墜于地。識大識小。各有其人。子美焉不學而未有常師也。

又曰。胡孝轅學問所自。不出李于鱗詩刪。而是非老杜。朱鬱儀校水經注。直據俗本。二公皆有重名。而舉事如此。何況餘人。

賀黃公云。不讀全唐詩。不見盛唐之妙。不遍讀盛唐諸公詩。不見李杜之妙也。

又云。杜詩惟七言古。始終多奇。不可枚舉。五言律。亦前後相稱。五古之妙。雖至老不衰。然其尤精者。如玉華宮。羌村北征。晝鶻行。新安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佳人。夢李白。前後出塞。俱在未入蜀時。後雖有寫懷。早發數章。奇亦不減。終不多得。餘但手筆妙耳。神完味足。似不如前。惟七言律。則失官流徙之後。日益精密。在蜀時猶僅風流瀟洒。夔州後更沈雄溫麗。如詠諸葛之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言簡意盡。明妃之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佩空歸月夜魂。生前寥落。

死後悲涼。一一在目。言戎馬之害。則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盌出人間。寫景則高江急峽雷霆鬬。古木蒼藤日月昏。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咏角鷹之一生自獵知無敵。百中爭能恥下韝。感慨則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眞一代冠冕。

又曰。晚登瀼上堂曰。淒其望呂葛。不復夢周孔。有憂時之心。具濟時之識者也。

又云。毛詩出車采薇杕杜三篇。一氣貫串。章斷意聯。妙有次第。千載後得其遺意者。惟少陵出塞數詩。節節相生。必不可刪。後出塞五章。亦有次第。不可刪。喬曰。黃公可謂知詩者矣。文長不能全載。具在載酒園詩話中。不可不讀。

姜堯章云。詩之不工。只是不精思耳。不思而作。雖多奚爲。此語甚善。

又云。人之所易言。我寡言之。人之所難言。我易言之。自不俗。

又云。花必用柳對。是兒曹語。然不工。亦是病。

又云。小詩精深。短章醞藉。大篇須開闔乃妙。

又云。句中無剩字。篇中無長語。非善之善者也。句有餘味。篇有餘意。斯盡善。

禪人之于公案。有所悟入而後有語話分。不然。自心與教義。俱無所用。詩須于唐詩有所悟入。而後可作詩。不然。自作則爲宋人學唐。則爲宏嘉人。

讀詩與作詩。用心各別。讀詩心須細。密察作者用意如何。布局如何。措詞如何。如織者機梭。一絲不紊。而

後有得于古人只取好句無益也作詩須將古今人詩一帚掃却空曠其心于茫然中忽得一意而後成篇定有可觀若讀時心不能細入作時隨手卽成必爲宋明人所困

人不能苦思力索以自發心光而惟初盛之摹造句必有晦色蒙氣飲狂泉者以爲宛似古人却不知宛似處正是晦色蒙氣由其不尋詩意于我身心有關著否故不覺耳學十九首以至學溫李皆然

凡偶然得句自必佳絕若有意作詩則初得者必淺近第二層猶未甚佳棄之而冥冥搆思方有出人意外之語更進不已將至焚却坐禪身矣

晚唐多苦吟其詩多是第三層心思所成盛唐詩平易似第一層心思所成而晚唐句遠不及盛不能測其故也

人若時刻係念于詩而不肯輕易造句得句亦不輕易成篇其詩縱不如唐必有精彩能自立若平日心不在詩遇題卽作縱有美才詩必淺陋

詩而從頭做起大抵平常得句成篇者乃佳得句卽有意便須布局有好句而無局亦不成詩

得句而難成篇時最是進退之關不可草草完事草草便成滑筆矣興會不屬寧且已之而意中常有未完事偶然感觸大有元想奇句

學業之能自立先須有志則能入正門後須有識則不惑于第二流之說人自有其心思工力爲大爲小各有成就無志無識永爲人奴而反自以爲大家爲復古

學業須從苦心厚力而得。恃天資而乏學力。自必無成。縱有學力而識不高遠。亦不能見古人用心處也。楊大年十一歲。即試二詩二賦。頃刻而成。後來詩學義山。唯咏漢武帝云。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齒編貝。忍令乞米住長安。稍有氣分。其西崑詩。全落死句。未能髣髴萬一。文章不脫五代陋習。以視歐蘇。眞天淵矣。非學不贍。識卑近也。識爲目。學爲足。有目無足。如老而策杖。不失爲明眼人。有足無目。則爲瞽者之行道也。今日作詩。于宋明瞎話。留一絲在胸中。縱讀書萬卷。只成有足無目之人。

問曰。先生詆斥僞杜詩。瞎盛唐。何不自爲眞者乎。答曰。非子美之人。不敢爲子美之詩。七百年來。唯范希文。王伯安。匠心出筆。有子美氣分。陳去非能作杜句。而人非其人。詩無關也。且二李將盛唐弄壞。學者未得入盛唐。先似二李。大可畏人。鄙人豈有遠志。但欲不爲人奴。身得自由而已。

問曰。獻吉風節可觀。又何以學杜而反壞。答曰。彼若匠心而出。何患不成一家之詩。病却在學杜長其憍氣。故不成詩耳。

問曰。學中唐者。寧遂免人奴之誚。答曰。學盛唐詩。乃天經地義。安得有過。過在不求其意與法而倣效皮毛。苟如是以學中唐。亦人奴也。余謂盛唐詩厚。厚則學之者恐入于重濁。又爲二李所壞。落筆先似二李。中唐詩清。清則學之者易近於新穎。故謂人當于此入門也。總之。古人詩文。如乳母然。孩提時不能自立。不得不倚賴之。學識既成。自能捨去。宏嘉之詩。如一生在乳母懷抱中。竟不成人。故足賤也。誰于少時無乳母耶。長吉義山。初時亦曾學杜。既自成立。如黑白之相去。此無他。能用自心以求前人神理故也。

學古則窒心。騁心則違古。惟是學古人用心之路。則有入處。

問曰。先生何不自選一編。爲唐人吐氣。答曰。不能也。唐人作詩之意。不在題中。且有不在詩中者。甚難測識。必也盡見其意。而後可定去取。自揣何所知識。而敢去取全唐乎。唐人詩。須讀其全集。而後知其境遇學問心術。唐人選唐詩。猶不失血脈。元人所選。已不能起人意于鱗選之。惟取似于鱗者。鍾譚選之。惟取似鍾譚者。塗汙唐人而已。余質性愚下。年將四十。方見唐人興比之意。能讀義山致堯之詩。至于李杜迄今未了。何以去取。若不求其意而以詞爲去取。則選者多矣。何取余之一選哉。

宋元人詩。畢竟意味短淺。明人亦有好句。而皆未得唐人賓主轉換等法。少有全篇。葉文敏公獨賞集。皆選今人詩。去取精嚴。不敢出以示人。徒自賞耳。

問曰。豈有七八十歲老人。僅能讀義山致堯詩之理。蓋自貶以詬人耳。答曰。如重有感詩。則知不佞于義山。猶未能讀也。何言自貶以詬人耶。

唐人選唐詩。已出自所行一路。何況元人。明則更甚。濟南竟陵。如將宣爐鎔化。傾入神仙廟模子中。詩壞于明。明詩又壞于應酬。朋友爲五倫之一。既爲詩人。安可無贈言。而交道古今不同。古人朋友不多。情誼眞摯。世愈下則交愈泛。詩亦因此而流失焉。三百篇中。如仲山甫者不再見。蘇李贈別詩。未必是眞。唐人贈詩已多。明朝之詩。惟此爲事。唐人專心于詩。故應酬之外。自有好詩。明人之詩。乃時文之尸居餘氣。專爲應酬而學詩。學成亦不過爲人事之用。舍二李何適矣。

人之工于諧世者。耳目口鼻。俱非己有。乃得事事成就。人人歡喜。詩文何足道哉。而又附會斯文。不得不于此著脚。于鱗之詩。元美之文。易學而便用足矣。李杜歐蘇。不亦無謂矣乎。

七律齊整諧和。長短適中。最宜人事之用。故自唐至明。作者愈盛。初唐用以應酬。亦是大人事也。

子美七律甚多。却無篇不由中。絕無應酬人事之作。今之學杜者。盍一審諸。

劉長卿送陸澧。贈別嚴士元。送耿拾遺。別薛柳二員外諸詩。絕無套語。

明人應酬。能四面周旋。一處不漏。乃其長技。却從嚴維送崔兼寄薛詩來。其詩云。如今相府用英髦。獨往南州肯告勞。讚崔兼及相府也。冰水近開魚浦出。雪雲初捲定山高。木奴花映桐廬縣。青雀舟隨白鷺濤。泛敍景物。全似明人套語。使者應須訪廉吏。府中惟有范功曹。譽辭綰及于崔。一處不漏。三人得之未有不喜者。而詩道壞矣。以視其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有天壤之別。應酬之害詩如此。義山贈趙協律晳云。俱識孫公與謝公。二年歌哭處皆同。已叨鄒馬聲華末。更共劉盧族望通。南省恩深賓館在。東山事往妓樓空。不堪歲暮相逢地。我欲西征君又東。亦是人事詩。以有交情。自然懇切。與嚴詩不同。既落應酬。唐人亦不能勝宏嘉。宏嘉無讓于唐人也。

今世最尚壽詩。不分顯晦。愚智莫不墮此胥索。余謂村裏張思谷。田中李仰橋。乃樂此物。知文理者必宜看破。庚戌。賤齒六十。友人欲以詩壽。余曰。若果如此。必踵門而詬之。友曰。何至于此。余曰。吾是老代筆。專以此侮人者也。君輩乃欲侮我耶。聞者大笑。庚申。遂無言及之者。庸醫不信藥。俗僧不信佛。皆此意也。唐

人絕少壽詩。宋人有之。而壽詞爲多。無已。壽詞猶可。

諺云。賊捉賊。鼠捕鼠。余幼時沈酣于宏嘉之學者十年。故醒後能窮搜其窟穴。求以長處。惟是應酬赴急耳。昔年代筆。不免爲此。送戶曹出按山東云。泉流九府先王法。地擁三齊大國風。岱嶽雲搖霜斧白。滄溟波照繡文紅。送之任秣陵云。石城風靜山雲曉。鐵甕波平海樹口。送常熟令之任云。雁王碑下行旌發。烏目山頭候吏來。贈弁者云。龍尾道前當特拜。虎頭山下建殊勳。送松江人出都云。雲間花鳥添行色。天上星辰紀去程。送之任浙江云。去馬尚銜燕市雪。歸囊應貯浙江潮。送使安南者云。重臣將命軺車發。小國承恩拜舞同。嶺外林巒冬尚綠。海邊麗日曉先紅。贈少宰云。深宵風月供談笑。大地鸞皇受網羅。送湖口令云。小姑江水迎行艦。大別山光接使星。送廬政云。辭闕未消鵜鵠雪。下車先看秣陵花。贈福州守云。地擁三山開曉日。人將五馬散春陰。贈縣令云。襄邑杵聲秋月迴。琅琊稻色曉光新。贈弁者云。十萬雄兵藏肺腑。六千君子侍旌旄。校旗傳世猶光弼。制陣教人即藥師。贈縣令云。千疇靈雨隨雙轂。百里和風出五絃。贈戎幕改縣令云。萬里捷書騰上國。十年籤帥鎮諸營。贈縣令云。舉扇風搖三徑柳。揮絃聲動一城花。贈廣東學使云。蘭臺東壁光先滿。梅嶺南條勢特尊。贈老將云。雪嶺雲開常見鷲。雷門砲動盡聞鼉。雄心塞北消鞍馬。逸韻江東待嘯歌。贈縣令云。仙郎鳥下微雲起。茂宰花前浩露凝。贈詞客云。名過洛下東西陸。才度淮南大小山。贈縣令云。和風動柳千巒曉。清露沾花一縣春。贈郡守云。雙旌每導隨車雨。五馬常嘶舉扇風。贈遼人之官云。攀龍際會疑浮漢。分虎威權抵誓河。送驢道云。春江風動千艘雪。滄海波凝萬

庚霜送入蜀者云出峽建瓴千里水上灘卓劍萬重巖送入滇者云屬橐將帥迎金馬負弩侯王出碧雞送河使云積石西來萬里雪逆河東去九條波投獻云昔瞻門下三千客今逐囊中十九人贈閩督云越山平到嶺閩水靜無涯又云棘裁金作葉槐剪玉爲花贈閩撫云春光山直上晴色海平鋪贈閩藩司云闕遠心常望天高手自捫贈田學使某云家傳田氏易席有孔門珍贈閩臬云爰書常視祇吏道祇流涇又云動人風自善潤物雨皆靈贈再任巡撫者云門開千里戟屏設兩州圖贈蜀令云北過巴字水南渡石門關送兵曹爲關使云人間稱二絕兵食計兼資送嶺南縣令云蜑人常值宿駱將每排衙又云灑人長樂雨扇物未央風贈某學使云家藏太史傳人擅子雲才贈湖廣學使云蘭蓀楚人咏珠玉使君心送縣令云大河九里潤喬嶽萬重陰送浦城趙令云江花重入夢趙璧自連城贈久客者云星河移舊影砧杵動新愁贈將樂令云聞道龍川險今來似掌平水猶知政善山亦見人清余四十年三作燕山遊客前兩度代筆詩噉烟拭硯隨盡此乃同寓友人爲壅溉計拾作一編索命之名余愧謝曰朝飢方劇何暇擇言自可謂之乞食草耳今看此中語句何獨宏嘉即李顧嚴維之應酬詩去人不遠而星河移舊影砧杵動新愁極似由中之語今不知贈者何人何以是我詩也餘可知矣凡贈契友佳作移之汎交即應酬詩余自代筆而識四大家受病之故焉彼之仕途泛交與余不識面之貴人何異彼遇歡戚會別等事不論有暇無暇須與之一詩與余之旅塗困頓茫無情緒時忽然索詩何異彼之無情而強爲之辭又欲似盛唐不得不依樣造句與余之昧心蒙面詭遇他人何異彼自謂鏗鏘絢麗宛然唐人與余所舉乞食草中

之無意思。郭殼爛惡。陳久餒敗之語何異。所不同者。余以秋根自命。彼以盛唐大家自許耳。然余乞食詩。實得少時十年沈浸糞溝之力。

鍾譚派于世無用。一蹶不振。二李法門。實爲不祧之祖。何也。事之關係功名富貴者。人肯用心。唐之功名富貴在詩。故三唐人肯用心而有變。一不自做。蹈襲前人。如今日之抄舊時文。便爲士林中滯貨故也。明之功名富貴在時文。全段精神俱在時文用盡詩其暮氣爲之耳。此間有二種人。一則得意者。不免應酬。二李之體易成而悅目。一則失志者。不免代筆。亦惟二李相宜故也。古人非執友非詩人。不贈以詩。故交遊間詩。亦得有意有情。今世以詩作天青官綠。尙書台鼎套禮之副。定不免用二李套句。然當如服牛乘馬。雞司晨。狗守戶而已。其不可謂之詩。譬猶牛馬雞狗之身。不可以爲己身也。蓋泛交本自無情。豈能作有情之語。而又用處甚多。今日仕途用其有詞無意之詩。可以應用而不窮。且寫在白綾金扇上。亦能炫俗眼。但不可留稿。人若看至五六首。必嘔噦也。然當用臥病山中生桂樹。不可用大漠清秋迷隴樹。

今人作應酬詩者。不必責以王右丞之送楊少府。杜少陵之和裴迪。只作中唐人劉長卿之送陸澧。李益之送賈校書幾首。請拜以爲五十六字之師。

圍爐詩話卷之五

問曰。朝貴俱尙宋詩。先生宜少貶高論。答曰。厭常喜新。舉業則可。非詩所宜。詩以風騷爲遠祖。唐人爲父母。優柔敦厚。乃家法祖訓。宋詩多率直。遠於前人。何以宗之。作宋詩誠勝於瞎盛唐。而七八十歲老人。改步趨時。何不于五十年前。入復社。作名士。且人之出筆。定是宋詩。余深恨之。而犯者十九。何須學耶。

韋仲將發蔡中郎塚。乃得用筆之法。常熟老人傳筆法於張旭。旭傳於顏魯公。魯公傳於懷素。書家固有授受祕意。太白以詩法授韋渠牟。則詩家亦有之矣。晚唐人猶有司空圖。至宋初不及百年。而風氣大異。豈非五代兵革時失其授受乎。許渾作實語死句。唐人卽痛斥之。詩眼猶在也。宋詩十之九落實語死句。無一覺者。詩眼已亡也。明不以詩取士。宜乎不工宋詩乃舉業而亦不同於唐杜撰故也。

唐人詩被宋人說壞。被明人學壞。不知比興而說詩。開口便錯。義山驕兒詩。令其莫學父。而于西北立功封侯。託興以言己之有才而不遇也。葛常之謂其時兵連禍結。以日爲歲。而望三四歲兒立功于二十年後。爲俟河之淸。誤以爲賦。故作寐語。

唐人工于詩而詩話少。宋人不工詩而詩話多。所說常在字句閒。

詩于唐人無所悟入。終落死句。嚴滄浪謂詩貴妙悟。此言是也。然彼不知興比。教人何從悟入。實無見于唐人作元妙恍惚語說詩說禪說教俱無本據。

比興非小事也。宋詩偶有得者。即近唐人。韓魏公罷相判北京。作園中詩云。風定繞枝蝴蝶鬧。雨餘荒圃桔槔閒。明道春遊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皆用比義以說朝事。子瞻擬陶云。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兼用比興以道己意。即迥然異于宋詩。

葛常之謂興近于訕。今人不敢作詩。不優柔。乃墮於訕。何關興事。吾不知宋人以何者爲興。打起黃鶯兒。忽見陌頭楊柳色。未見其訕也。

陳無已云。春風永巷閉娉婷。長使青樓浪得名。不惜捲簾通一顧。怕君著眼未分明。杭妓胡楚曰。不見當年丁令威。看來處處是相思。若將此恨同芳草。却恐青青有盡時。一比一興。却自深婉。不類宋詩。

賦義極易而極難。如君實之淸茶淡飯難逢友。濁酒狂歌易得朋。則極易。如子美之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且息機。則極難。宋詩多賦。于難易何居。

卻堯夫三皇五帝等吟。全不似詩體。有云誰信畫前原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則道理亦謬。說畫前之易。是自比伏羲。而文王周公孔子不足數也。刪後無詩。將陶杜風雅之句俱蔑之乎。

方子通咏古柏云。四邊喬木盡兒孫。曾見吳宮幾度春。若使當年成大廈。也應隨例作埃塵。灑澦堆云。湍流怪石礙通津。一一操舟若有神。自是世間無好手。古來何事不由人。有意無詞者也。今試以唐人之詞出其意。如何而可。詩誠難事哉。

詩以優柔敦厚爲教。非可豪舉者也。李杜詩人稱其豪。自未嘗作豪想。豪則直。直則違于詩教。牧之自許

詩豪。故項王廟詩。失之于直。石曼卿蘇子美欲豪更虛夸可厭。
范希文過淮遇風云。一棹危于葉。旁觀亦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直是杜詩。余謂是子美之人。方可作子美之詩。于希文驗之矣。
陳去非云。唐人有苦思。故造句工。得句奇。但格韻不高。不能驟少陵之逸步。余謂彼皆詩人。少陵非詩人故也。詩亦無他。情深詞婉而已。唐珏易陵骨詩是也。
作詩者意有寄託則少。惟求好句則多。謝無逸作蝴蝶三百首。那得有爾許寄託乎。好句亦多。只是蝴蝶上死句耳。林和靖梅花之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與高季迪之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皆是無寄託之好句。後世人詩不過如此。求曹唐病馬。尚不可得。惟是李杜高岑多于竹蔴稻葦。
宋黃亞夫庶怪石詩云。山鬼水妖著薛荔。天祿辟邪眠莓苔。鉤簾對坐心語口。曾見漢家池館來。洵爲奇絕。而唐人造句不出此也。
和靖疎影橫斜水淸淺一聯善矣。而起聯云衆芳搖落獨鮮妍。占斷風情向小園。太殺凡近。後四句亦無高致。人得好句。不可不極力洵煆改易。以求相稱。
憶得宋人咏梅一句云。疑有化人巢木末。奇哉。是李義山落花詩高閣客竟去之思路也。唐人猶少。何況後人。楊誠齋詩云。野逕有香尋不得。闌干石背一花開。雖淺薄猶可。又云。不須苦問春多少。煖幕晴簾總是春。兒童語耳。

問曰。杜詩亦有率直者。何以獨咎宋人。答曰。子美七律之一氣直下者。乃是以古風之體爲律詩。于唐體爲別調。宋人不察。謂爲詩道當然。然杜詩婉轉曲折者居多。不可屈古人以飾己非也。唐人率直之句。不獨子美。皆是少分如是。三百篇豈盡相鼠投畀乎。終以優柔敦厚爲本旨。優柔敦厚。必不快心。快心必落宋調。做急做多。亦落宋調。

范希文贈林和靖云。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遺人。風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庶幾子美矣。而終寄其廡下。山谷別開門徑矣。未免是殘山剩水。吾不知如何而後可以爲詩。

各自有意。各自言之。宋人每言奪胎換骨。去瞎盛唐字做句摹有幾。宋人翻案詩。卽是蹈襲陳言。看不破耳。又多摘前人相似之句。以爲蹈襲。詩貴見自心耳。偶同前人何害。作意蹈襲。儉勢亦是賊。

樂天之後。又有羅昭諫。安得不成宋人詩。

宋人詞遠勝于詩。詩話多詞家事。應別輯爲詞話。

賀方回望夫石云。亭亭思婦石。下閱幾人代。蕩子長不歸。山椒久相待。微雲陰翼粉。初月輝蛾黛。秋雨疊苔衣。春風舞羅帶。宛然姑射姿。嬌首塵冥外。陳迹遂無窮。佳期從莫再。脫如魯秋胡。妄結桑下愛。玉質委塵沙。悠悠復安在。此詩力量雖不及子美玉華宮。亦不讓李端古離別矣。論者嫌其粘皮著骨。謂微雲下六句也。高識之談。

韓子蒼詩云。汴水日馳三百里。扁舟東下更開帆。旦辭杞國風微北。夜宿寧陵月正南。老樹挾霜鳴窣窣。

寒花承露落。鬚鬚茫然不悟身何處。水色天光共蔚藍。呂居仁舉此詩爲學者法。然非唐人詩。以是死句故也。

唐詩之有遠神者。宋人必加訾詆。直是未如之何。

唐詩之最下者胡曾羅虬。終是唐詩之下者。宋詩之最高者蘇黃。終是宋詩之高者。宋人必欲與唐異。明人必欲與唐同。

義山詩祓楊億劉筠弄壞。永叔力反之。語多直出。似是學杜之流弊。而又生平不喜杜詩何也。

宋時江西宗派。專主山谷。江湖詩派。專主曾茶山。

楊誠齋云。隆興以詩名者。林謙之范至能陸務觀尤延之。蕭東夫皆有集。後進有張鎡功甫。趙蕃昌甫。劉翰武子。黃景說巖老。徐似道淵子。項安世平甫。鞏豐仲至。姜夔堯章。徐賀恭仲。汪經仲權。方翥喬。讀其所引者。皆有好句。頗帶打油氣。

姜堯章范至能之溫潤。楊廷秀之痛快。蕭東夫之高古。陸務觀之俊逸。江西派不能及。

黃叔暘云。陸放翁詩。本于曾茶山。茶山出于韓子蒼。

宋人專尋唐人不是處。實于己無益。尋得唐人好處出。乃有益于己。

范希文贈釣者云。江上往來人。盡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濤裏。寧讓子美。

西崑詩尚有彷彿唐人者。如晏殊之油壁香車不再逢。峽雲無跡任西東。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

淡風。幾日寂寥傷酒後。一番蕭索禁烟中。魚書欲寄何由達。水遠山遙處處同。題曰寓意而詩全不說明。尙有義山無題之體。歐梅變體而後。此種不失唐人意者遂絕。此詩第三聯云寂寥蕭索。則知次聯乃是以穠麗景句出之。使不至于寒陋耳。非寫富貴氣象也。弔蘇哥詩。是刺宋子京。語甚温厚。得唐人法。

黃山谷事母至孝。泊貶黔南。不能將母。其贈王郎詩曰。留我左右手。奉承白髮親。至贛食蓮子有感云。蓮實大如指。分甘念母慈。贈官于京師。久不歸養者曰。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屐屨歌。子美送李舟詩曰。舟也衣綵衣。告我欲遠適。倚門固有望。斂衣就行役。南登睃白華。已見楚山碧。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戚。譏舟遠遊無方也。三百篇義。于此求之。

山谷古詩。若盡如上子瞻二篇。將以漢人待之。其他只是唐人之殘山剩水耳。留意煅煉。與不留意直出不同也。

山谷猩猩毛筆云。愛酒醉魂在。能言機事疎。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物色看王會。勳勞在石渠。拔毛能濟世。端爲謝楊朱。工煉得唐人法。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乃其戲筆。而學宋詩者多倣之。

隱居詩話云。山谷好取南朝人語之未經用奇字。綴輯成詩。故句雖新而不渾厚。

呂居仁作江西宗派圖。自山谷以降。列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芻。饒節。僧祖可。徐俯。洪明。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韓駒。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楊符。謝邁。夏倪。林敏功。潘大觀。何顒。王直方。僧善權。高荷。合二十五人爲法嗣。其中知名之士。詩句傳世。爲人所稱道者數人。

子瞻之文方可與子美之詩作匹皆是匠心操筆無所不可者也子瞻作詩亦用其作文之意匠心縱筆而出之却去子美遠矣

子瞻煎茶詩活水還須活火烹可謂之茶經非詩也

詩須矜貴春宵一刻值千金豈可哉

蘇黃以詩爲戲壞事不小

讀子瞻長篇文惟恐其盡讀子瞻長篇詩惟恐其不盡介甫云扶輿度陽焰窈窕一洲花唐人貴秀之句也又有水潾潾而北去山靡靡以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又有云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皆非宋人能造之句

李光忤秦檜安置滕州贈伴送使臣云馬蹄慣踏關山路他日重來又送誰左經臣送許少尹至白沙不及作詩云短棹無尋處嚴城欲閉門水邊人獨立沙上月黃昏皆唐人詩也

宋僧道潛臨平道中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清穎極矣尙非唐詩景中無意故也其數聲柔櫓蒼茫外何處江村人夜歸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佳翠微皆佳絕許民表作虞美人花行云鴻門玉斗紛如雪十萬降兵夜流血咸陽宮殿三月紅霸業已隨煙燼滅剛強必死仁義王陰陵失道非天亡英雄本學萬人敵何用屑屑悲紅粧三軍散盡旌旗倒玉帳佳人座中老香魂夜逐劍光飛青血化爲原上草芳心寂寞寄寒枝舊曲聞來似斂眉哀怨徘徊愁不語恰

如夜聽楚歌時。滔滔逝水流今古。楚漢興亡兩邱土。當年遺事久成空。慷慨尊前爲誰舞。此詩有筋節。遠勝蘇黃。訛爲曾布夫人魏氏作者非也。

山谷專意出奇。已得成家。終是唐人之殘山剩水。陸放翁無含蓄。皆遠於唐。

王禹玉爲翰林學士。典內制十八年。嘗祭大社。題詩齋宮云。鄰雞未唱曉籌催。又向靈臺飲福杯。自笑治聾知不足。明年強健得重來。唐人詩也。社酒治聾。唐宋諺語。強健二字深遠。

山谷之春將國豔。熏花色。日借黃金映水紋。介甫之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皆有斧鑿痕。眞西山宮中帖子云。直將底事消長日。大學中庸兩卷書。縱欲規諷。在詩各有其體。如此出語。謂之不自重。取厭取輕。伊川之方長不折亦然。

宋人好句。有可入六朝三唐者。何可沒之。五言如張文潛云。漱井消午睡。掃花坐晚涼。衆綠結夏帷。老紅駐春粧。楊徽之云。戍樓烟自直。戰壘雨長腥。又云。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卞震云。雨壁長秋菌。風枝落病蟬。妓單氏贈陳希夷云。帝王師不得。日月老應難。僧惠崇長安云。人遊曲江少。草入未央多。又云。暮嶺青猿急。寒江白鳥稀。歸禽動疎竹。落果響寒塘。野人傳相鶴。山叟學彈琴。掩門青桂老。出定白髭長。河冰堅度馬。寒雪密藏鴈。宿東林寺云。鳥歸松墮雪。僧定石沈雲。探騎通番驛。降兵逐漢旌。露下牛羊靜。河明桑柘空。捲幔來風遠。移床得月多。白浪分吳國。青山隔楚天。陰靜寺云。空潭聞鹿飲。疎樹見僧行。梅堯臣河亭云。曠野行人少。長河去鳥平。月高山舍迥。霜落石門深。盧絳云。雪多秦木迥。雲過漢

山孤。夜闌潮動舸。天迥月臨城。裴使君（一本無此三字）早行云。繁霜衣上積。殘月馬前低。秋夕（一本無此二字）云。磬斷蛩聲出。峯廻鶴影沈。移家臨醜石。租地得靈泉。午食下林鳥。夜禪移塚狐。扇聲猶汎暑。井氣忽生秋。殘月楚山曉。孤烟江廟春。梵容分古像。番字入新經。山色臨巴迥。江流入漢清。湘雲隨雁斷。楚路背人遙。林逋河亭云。古路隨岡起。秋帆轉浦斜。湖山云。片月通羅徑。幽雲在石床。魏野河上寺云。離磧雁衝雪。渡河人上冰。數聲離岸櫓。幾點別州山。落潮鳴下岸。飛雨暗中峯。除夜云。寒燈催臘盡。曉角喚春回。雁行沈古戍。鵰影轉寒沙。霽景雪迴合。秋風雲動搖。驚蟬移古柳。鬬雀墮寒庭。坐石雲生衲。添茶月入甌。萬國無刑治。三邊不戰平。雪殘僧掃石。風動鶴歸巢。風暖鳥巢木。日高人灌園。

梅都官詩云。竹風驚夜鶴。潭月戲春魚。圭竇先知曉。杯池別見天。海人來相鶴。山狖下聽琴。吳袁州云。烏暝風沈日。天清月上旗。古戍生煙直。平沙落日遲。掃石雲離帚。烹茶月入鐺。遠巘迎檣出。疎林帶岸迴。高諶詩云。品畫逢名士。橫琴憶古賢。雲陰移漢塞。石色入晴天。地遙羣馬小。天闊一鵰平。范溶云。長風躍馬路。小雪射鵰天。高略云。古木風烟盡。寒潭星斗沈。陳亞云。浪平天影接。山盡樹根迴。趙師民云。麥天晨氣潤。槐夏午陰清。劉師道荷花云。有路期奔月。無媒與嫁春。陳堯佐潮州召還云。君恩來萬里。客路（小）出千山。丁謂云。梅花過嶺路。桃葉渡江船。李拱云。犬眠花影地。牛牧雨聲坡。李堪云。海月隨帆落。溪花繞驛飛。退居云。雨密絲桐潤。潮平釣石沈。晏元獻云。東陽詩骨瘦。南浦別魂消。江爲云。珠璫臨路口。斗印入鄉提。周啟明近臣疾愈云。一丸童子藥。五返使臣車。錢惟演云。客舍孤煙

起。征衣暮雨涼。李太僕北使云。漢幟隨移帳。燕鴻伴解鞍。孫永興荷花云。淚有鮫人見。魂將宋玉招。劉筠陝州云。角迴含秋氣。橋長斷路塵。劉潭州云。洛田荒二頃。楚水漲三篙。槿花云。吳宮何薄命。楚雨不終朝。宮詞云。難消守宮血。易斷舞鸞腸。又云。虹跨層臺晚。螢飛夏苑涼。荷花云。湔裳無限水。障袂幾多風。贈僧云。吟餘雲散葉。談久塵遺毛。楚中云。籠禽思隴樹。洞犬識秦人。禁中云。萬年宮省樹。五色帝家禽。宋初人詩云。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晏臨淄晏集云。春風任花落。流水放杯行。李詢內苑雙竹云。日迴龍並影。風過鳳聯聲。楊茂卿云。河勢崑崙遠。山形菡萏秋。孟貫寄張山人云。掃葉林風後。拾薪山雨前。潘天錫道觀云。風便磬聲遠。日斜樓影長。寇萊公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熊皎早行詩云。山前猶見月。陌上未逢人。山居云。果熟秋先落。禽寒夜未棲。李範經王山人故居云。鶴歸秋漢遠。人去草堂空。陳甫感懷云。一雨洗殘暑。萬家生早秋。村居云。暮鳥歸巢急。寒牛下隴遲。又云。狗監傳新賦。雞林購舊書。韓維云。青烟人幾家。綠野山四合。文與可云。幾夜礙新月。半江無夕陽。謝逸云。山寒石髮瘦。水落溪毛凋。孟郊云。詩酒獨遊寺。琴書多寄僧。王綸之女題金山寺云。濤頭風滾雪。山脚石蟠虬。唐子西云。草青仍過雨。山紫更斜陽。僧悟清云。鳥歸花影動。魚沒浪痕圓。洪覺範云。文如水行地。氣若春在花。可士云。笠重吳天雪。鞋香楚地花。惠山寺云。曉風飄磬遠。暮雪入廊深。陳智夫云。花笑似留客。鳥鳴如喚人。僧某云。虹收千嶂雨。雲展半江天。葉沇云。夜庭和月靜。秋戶拂雲開。李昉云。水光先見月。露氣早知秋。陳無已挽君實云。政雖隨日化。身已要人扶。晏殊云。落花人

獨立。微雨燕雙飛。魏野云。成家書滿屋。添口鶴生孫。妻喜栽花活。兒誇鬬草贏。山谷賦野無遺賢云。渭水空藏月。傅山深鎖烟。王度云。雲生坐釣石。風掩讀殘書。又云。危紅賒晚景。漲綠上平沙。又云。樵斧和雲斫。漁蓑帶雪披。七言如趙師民云。委地露花啼曉淚。拂堤烟柳弄春容。曉鶯簾外千聲囀。芳草階前一尺長。王孝先重五云。風簷燕引五六子。露井桃開三四花。唐仁傑昇元閣詩云。雲散便宜千里目。日長先作半城陰。鄭文寶送人歸湘中云。滿帆西日催行客。一夜東風落楚梅。南行云。失意慣中遷客酒。多年不見侍臣花。薛映送人知鄂州云。黃鶴晨霞傍樓起。頭陀秋草遶碑荒。吳俶送人致仕云。洛殿夜涼初閣筆。渚宮晚歲得懸車。劉師道云。南浦未傷春草碧。北山仍愧曉猿驚。殘花云。金谷路塵埋絕豔。武陵溪水泛天香。春雪云。青帝翠華沈物外。素娥霜影弔雲端。湘中云。逝波帝子今何處。夢草王孫怨未歸。李宗諤春郊云。一溪曉綠浮鸂鶒。萬樹春紅叫杜鵑。贈蘇承旨云。金鑾後記人爭寫。玉署新碑帝自書。李建中送人云。山程授簡聞鴻夜。水國還家欲雪天。錢熙送人拜掃云。鶴歸已改新城郭。牛臥重尋舊墓田。呂夷簡云。梅無驛使飄零盡。草怨王孫取次生。九日集云。人歸北闕知何日。菊映東籬似去年。寒食云。人爲之推初禁火。花愁青女再飛霜。宋綬送人云。奇材劍客當前隊。麗賦騷人托後車。又云。江涵帝子翬飛閣。山接眞人鶴馭天。又云。楚澤傷春怨鷓鴣。長安索米愧侏儒。周啟明送提刑云。鴈夷江上畬田穩。牛斗星邊貫索空。錢昭度華山云。人間路到三山盡。天下秋隨一葉來。錢惟演洛都云。日上故陵烟漠漠。春歸空苑水潺潺。途中云。雪意未成雲著地。秋聲不斷雁連天。鄭文寶贈園云。

水煖鳧鷖行哺子。溪深桃李臥開花。葉聖華云。柔桑蔽野鳴雛雉。高柳含風變早蟬。章安南云。嶺雲夏變梅蒸早。越雨秋藏桂蠹多。劉潭州夏日云。雲容忽變千峯險。草色相沿百帶長。新蟬云。翼薄乍舒宮女鬢。蛻輕全解羽人尸。又云。荷花出水終難定。蘿蔓牽風不自持。又云。藻井風高蛛壞網。杏園春暖燕爭泥。洞戶云。密鎖香風深處戶。亂飄梨雪曉來天。屬疾云。風簾鷗笑廚烟絕。月樹烏驚藥杵喧。臧謀梅花云。綠楊解語應相笑。漏洩春光却是誰。楊萬里梧桐夜雨云。千里暮雲山已黑。一燈孤館醉初醒。錢昭度燈云。繡被夢驚中酒後。朱門人語上朝時。梅聖俞送夏竦守長安云。亞夫金鼓從天落。韓信旌旗背水陳。熊口開居云。深逢野草堪爲藥。靜見樵人恐是仙。又云。厭聽啼鳥夢醒後。慵掃落花春盡時。楊徽之云。杳杳烟蕪何處盡。搖搖風柳不勝垂。李維云。謫去覃生身健否。別來潘岳鬢斑無。又云。偶題巖石雲生筆。閒繞松庭露濕衣。李範云。釣叟無機沙鳥睡。禪師入定白鷗閒。僧文喜失鶴云。一向亂雲尋不得。幾回臨水待歸來。楊鳧云。背日流泉成凍早。逆風歸鳥赴巢遲。曹崧經友故居云。鹿眠荒圃寒蕪白。鴉噪殘陽敗葉飛。張文潛上巳日會西池云。翠浪有聲黃帽動。春風無力綵旗垂。山谷云。清鑑風流歸賀八。飛揚跋扈付朱三。介甫云。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僧參寥云。隔林髣髴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張文潛云。白頭青鬢有存沒。落日短霞無古今。山谷途中雪詩云。山銜斗柄三更沒。雪共月明千里寒。介甫云。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王康功云。千山送客東西路。一樹照人南北枝。僧道潛云。數聲柔櫓蒼茫外。何處江村人夜歸。陳智夫云。野花臨水數枝恨。

芳草連天千里情。吳仁璧之女云。爲惜菩錢妨換砌。因憐山色旋開樽。王感化怪石云。草中誤認將軍虎。山上曾爲道士羊。王著蝴蝶云。今夜若棲芳草裏。寫傳消息到王孫。覺範云。含風廣殿聞棋響。度日長廊轉柳陰。晏殊云。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介甫云。未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王隨宮詞云。一聲啼鳥禁門靜。滿院落花春晝長。胡恢云。建業關山千里遠。長安風雪一家寒。山谷云。人得交遊是風月。天開圖畫卽江山。

馮定遠云。宋人詩逐字逐句講不得。須另具一副心眼。方知他好處。唐人詩工夫細。宋人不如也。明人詩却須一句一字推敲。方知他不好處。

江山之秀。有所偏注。北宋詩猶可。則遼無傳人。南宋詩落筍中州集反有佳者。又如楊奐錄汴梁宮人詩云。一入深宮裏。經今十五年。長因批帖子。呼到御床前。二云。歲歲逢元夜。金蛾簇鬧巾。見人心自怯。終是女兒身。三云。殿前輪直罷。偷去賭金釵。怕見黃昏月。殷勤上玉階。四云。翠翹珠扼臂。小殿夜藏鉤。暮地羊車至。低頭笑不休。五云。內府頒金帛。教酬賀節盤。兩宮新有旨。先與問孤寒。六云。人間多棗栗。不到九重天。長被黃衫吏。花攢月賜錢。七云。仁聖生辰節。君王進玉巵。壽棚幷壽表。留待北還時。八云。邊奏行臺急。東華夜啟封。內人催步輦。不候景陽鐘。九云。畫燭雙雙引。珠簾一一開。輦前齊下拜。歡飲辟寒杯。十云。聖躬春閣內。只道下朝遲。扶杖朝無力。紅綃貼玉肌。十一云。今日天顏喜。東朝內宴開。外邊春事動。詔遣教坊回。十二云。駕前雙白鶴。日日候朝回。自送鸞輿去。經年竟不來。十三云。陛覺文書靜。相將立夕陽。傷心

福寧位。無復夜薰香。十四云。二后睢陽去。潛身哭到明。却回誰敢問。校事有心情。十五云。爲敵圍城久。紕奄鬬犒軍。入春渾斷絕。飢苦不堪聞。十六云。監國推梁邸。初頭靜不知。但疑牆外笑。人有看宮時。十七云。別殿弓刀響。倉皇接鄭王。尙愁宮正怒。含淚強添粧。十八云。一向傳宣喚。誰知不復還。來時舊針線。記得在牕前。十九云。北去遷沙漠。誠心畏露行。不如當日死。頭白若爲生。今日讀之。情事如見。奐又讀汝南遺事七絕云。軹道牽羊事已非。更憐行酒著青衣。裹頭婢子那知此。爭逐君王烈焰歸。六朝江水故依然。隔斷中原又百年。長笑桓溫無遠慮。竟留王猛佐苻堅。長安感懷詩曰。此心直欲作東周。再到長安已白頭。往事無憑空擊節。故人何處獨登樓。月搖銀海秦陵夜。露滴金莖漢殿秋。日落酒醒雙淚下。幾時清渭向西流。優柔含蓄。大抵金人詩勝于宋人。

宋人學問。史也。文也。詞也。俱推盡善。字畫亦稱盡美。詩則未然。由其致精于詞。心無二用故也。大抵詩人。不惟李杜窮盡古人。而後自能成家。卽長吉義山。亦致力於杜詩者甚深。而後變體。其集具在。可攷也。永叔詩學未深。輒欲變古。魯直視永叔稍進。亦但得杜之一鱗隻爪。便欲自成一家。開淺直之門。貽悞于人。迨江西派立。胥淪以亡矣。

宋詩最繁。披沙十年。不見黍金。既不堪讀。而又不可不讀。

黃公于詩有深得。而又能詳讀宋人之詩。持論至當。閱其詩話。則宋詩之升降得失畢在。無讀宋詩之苦矣。故詳載之于左方。

黃公曰。詩貴氣格。宋人誤以氣質當之。遂以生硬爲高。鄙俚爲朴。數名家始之。末

流益甚。如王庭珪送胡澹庵。癡兒不了公家事。口角輕薄。男子要爲天下奇。有悻悻之狀。愈秀老夜深童子喚不醒。猛虎一聲山月高。豈是佳事而可入詩。至其折句法尤可憎。如胡考鸚鵡盃宜酌清濁。麒麟閣且畫丹青。令人嘔噦。而楊次公之八十丈虹晴臥影。一千頃玉碧無瑕。僧顯萬河搖星斗三更後。月挂梧桐一丈高。總落粗俗。而姜白石咏雪。欲縮天人散花手。放渠奔走赴晨炊。酸鄙扭捏。即劉過之放開筆下閑風月。收拾胸中舊甲兵。亦非雅談。

宋人力貶綺靡。求高淡。而隨入酸陋。如戴敏才引些渠水添池滿。移箇柴門傍竹開。二虛字惡甚。其子復古一心似水惟平好。萬事如棋不著高。高菊磵主人一笑先呼酒。勸客三杯便當茶。彼自以爲入情切事。而却是村兒之語。徒供後人捧腹。更有山如仁者壽。水似聖之清。太學究氣。浮雲一任閒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皆傷風雅。

宋人好用成語入四六。後幷用之于詩。故多硬戇。如丁黼送錢尉云。不能刺刺對婢子。已是昂昂眞丈夫。食生不化。范石湖營壽域詩云。縱有千年鐵門限。終須一箇土饅頭。直欲笑殺。

宋人作詩。極多蠢拙。而論詩過于苛細。止供識者一劇耳。如嚴維之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乃寫目前之景耳。劉貢父曰。夕陽遲係花。水漫不須柳。漁隱曰。夕陽遲乃係于塢。初不係花。二說于詩何益。又如袖中諫草朝天去。議者謂進諫必以章疏。無用疏草之理。安知非疏已上達。袖中乃留其草乎。喬謂東漢章草。以寫奏而名。縱不如黃公言。草字非杜撰也。

又曰。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年年檢點人間事。惟有春風不世情。最爲粗直。宋人反稱之。杜牧華淸宮赤壁詩。反加敲朴。喬謂徐俟山言二喬乃皖城事。用于赤壁爲不審。如是說詩。眞是可憐。又曰。宋初詩人。全學晩唐。氣格不高。而中聯特多秀色。如李建中懷湘南舊遊云。靜尋綠徑煎茶寺。徧上紅牆賣酒樓。楊徽之漢陽晩泊云。疎鐘未徹聞寒雨。斜月初沈見遠燈。僧舍云。偶趨巖石雲生筆。閒繞松庭露濕衣。趙湘春夕云。醉醒風傍池邊起。坐久月從花上來。王操倚檻白雲供醉望。搘笻黃葉落吟身。皆晩唐淸警句也。潘閬詩本于無可。間有恢氣。夏日宿禪院詩最佳。子瞻酷愛其晩涼知有雨。院靜若無僧。而渭上秋夕云。殘陽初過雨。何樹不鳴蟬。落葉云。幾番經夜雨。一半是秋風。其後變而爲楊劉。正如久處蕭寺孤村。又必羨玉樓金屋。

魏野善寫塢壁閒事。如妻喜栽花活。兒誇鬬草贏。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烟。田園之趣宛然。但句俊而體輕。輕則率。率則易俗。所以有有名閒富貴無事小神仙等惡道語。曹良弼過友人隱居云。旋收松上雪。來煮雨前茶。魯交江干詩云。遠山碧千里。夕陽紅半樓。皆佳。林逋泉石自娛。故詩淸綺絕倫。時有晩唐卓調。如孤山寺。破殿靜披蘿。曰古。齋房閒試酪奴春。峽石寺。燈驚獨鳥迴晴塢。鐘送遠帆落遠村。俱工。又如伶倫舊日無侯白。奴僕當時有衞靑。返照未沈僧獨往。長烟如淡鳥橫飛。松門過水無重數。石壁看霞到盡時。五畝自閒林下隱。一樽聊敵世間名。千里白雲隨野步。一湖明月上秋衣。灶含曉樹人家遠。雨濕春風燕子低。誠一時之秀。鶴詩云。春靜棋邊窺野客。雨寒廊底夢滄洲。妙矣。而永叔云。萬里秋風天外意。

日斜閒啄岸邊苔。寄趣更遠。至和靖云。白公睡閣幽如畫。張祜詩脾妙入神。不會剃頭無事者。幾人能老此禪扃。狼籍甚矣。

宋初九僧詩。俱宗閬仙。惠崇居七。字昭居八。崇畫家宗匠。撰句圖百聯。余尤愛其歸禽動疎竹。落果響寒塘。鳥歸松墮雪。僧定石沈雲。空潭聞鹿飲。疎樹見僧行。繁霜衣上積。殘月馬前低。磬斷蛩聲出。峯迴鶴影沈。松風吹髮亂。巖溜濺棋寒。禽寒時動竹。露重忽翻荷。落潮鳴下岸。飛雨暗中峯。驚蟬移古柳。鬬雀墮寒庭。詩意畫景俱妙。古今詩話紀寇萊公招崇于池館。分題崇得池鷺。限明字韻。自午至晡。五押得之云。雨歇芳塘淥。遲迴不復驚。曝翎沙日暖。引步島風清。照水千尋迥。棲烟一點明。主人池上鳳。見爾憶蓬瀛。萊公稱善。此詩惟結句帶謔。喬曰。詩須寫我心。入古人模範耳。偷勢亦是賊。且自心被束。不得清出。古詩既多。自必有偶同者。我既不偷。同亦何諱。惠崇詩句如此。寧屑作賊。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亦是偶同。妬其才名者妄加描畫。

僧宇昭有餘花留暮蝶。幽草戀斜陽。

西崑楊億錢惟演劉筠詩。經營位置。備極苦心。大年有梨花詩云。九秋青女霜添味。五夜方諸月溜津。思公苦熱云。雪嶺却思迴博望。風牕猶欲傲羲皇。後人誰及得。諸公亦不專使事。子儀有舊山鶴怨無錢買。新竹僧同借宅栽。大年有梅花遶檻驚春早。布水當簷覺夏寒。思公有雪意未成雲著地。秋聲不斷雁連天。歐公詆之謬也。喬曰。詩文自有正道。著不得褊心。李獻吉怒賓之。故矯其詩。終不成造就。歐公怒惟演。

既已誣貶其先世。詩亦從而詆之。今觀歐公詩。能勝楊劉錢三公否。祇自錮一世思路耳。

王禹偁秀韻天成。如掃苔留嫩綠。寫葉惜殘紅。鶯花愁不覺。風雨病先知。題張居士溪居。病來芳草生漁艇。睡起殘花落酒瓢。贈潘閬。江城賣藥嘗攜鶴。古寺看碑不下驢。贈張錄事。上直未歸紅藥院。供吟先得白蘋洲。雖學樂天。得其清不得其俗。寇萊公人多偁其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余更喜其數峯橫夕照。孤笛起江船。

梅歐江謝。俱出于晏氏之門。然殊自作。實西崑體也。其安昌侯詩曰。蓮勺移家近七遷。魯儒章句世相傳。關中沃壤通涇渭。堂上繁華逐管絃。身服儒衣同蔡義。日將巵酒對彭宣。高墳丈五陽陵外。千古朱雲氣凜然。首尾勻稱。喬謂此詩不稱殊之爲人。次句儒字。易齊字。則有本領。送人之洪州云。千斗氣沈龍已化。置芻人去楊猶懸。誠警鍊精切。

李宗諤南朝詩云。仙華玉壽曉沈沈。三閣齊雲複道深。平昔金鋪空廢苑。于今玉樹有遺音。珠簾映寢方成夢。麝壁飄香未稱心。惆悵雷塘都幾日。吟魂醉魄已相尋。組練不及錢劉。末句則妙。

大宋落花詩。淚臉補痕勞獺髓。用鄧夫人事也。詩意細而曲矣。舞臺收影費鸞腸。孤鸞不舞。花枝倚風。有似于舞。妙在影字。似幻似眞。說得圓活。花落則影收。鸞應思之。不可以辭害志也。喬謂詩思至此。終是無情。義山落花詩不然。嘗嘆二詩之妙易見。夏竦獨以通篇不出落字。許事業過其弟郱。子京果終于侍從。人服竦精鑑。余謂是富貴人相詩法。風騷家不爾。莒公春夕詩。花低應露下。月暗覺雲來。風致飄然。結云

無言聊隱几萬物一靈臺陋腐。
小宋鏤刻遜兄韻度殊勝守成都春宴北園云天意欲餘芳人間日始長落花風觀閣睡鴨雨池塘稍倦持螯手猶殘婪尾觴春歸無所預羈客自迴腸十月宴江濱亭曰節去歡猶在賓來賞倍延悠揚初短日淒緊乍寒天露沼原非漲秋花自少妍蟻留新獻酎薰續不殘烟戲鰋銜餘藻游龜避折蓮流芳眞可惜從此遂凋年善狀景候兼有唐人音節遣劾出知亳州曰歌管嘈嘈月露前且將身世付酡然漫誇鼷鼠機頭箭不識醯雞甕外天青史有人譏巧宦黃金無術治流年君看醉趣兼醒趣始覺靈均最可憐于崑體加排宕矣出守還拜承旨云傷禽縱奮愁痕重厩馬雖還笑齒長尤善寫出意一代偉人不可拘以詩句而韓魏公春陰詩云草淫漫鋪留醉席榆寒難擲買春錢大是風致趙清獻除夕云漏促已交新歲鼓酒闌猶剪隔宵燈餞別云爲逢蕭寺千山好不惜蘭舟一日留清味可啜。
蔡君謨初學西崑後溺于歐梅始變其體而五言古外洗滌不淨西崑人本不同昌谷意奇玉溪思奧無不首尾貫徹其外腴中枯以瑰奇掩其錯雜者惟溫氏長篇耳宋人學之惟襲其貌如君謨之庭院簾帷一齊下紅蠟陰沈霜滿瓦又云雞頭軟熟七月終舉手分付玉杯把無怪歐梅之詆斥也其幽思藻句亦不可掩如曉市人烟披霧旭夜潭漁火鬬寒星疊雲封日芮斜雨著虹明山樵斫晚日野火著寒雲豈不勝于枯淡其龕明千像日却不韻波起一灘雷奇甚絕句最妙憶從尹師魯宿香山石樓云霜後丹楓照曲堤酒闌明月下前溪石樓夜半雲中嘯驚起沙禽過水西春日云東風吹雨溼鞦韆紅點棠梨爛欲然。

擬買芳華贈年少。紫榆春淺未成錢。風流旖旎。其鄱陽行。不減元結春陵行。今人以桃花盡日隨流水。洞口清溪何處邊。縱使晴明無雨色。入雲深處亦沾衣。爲張旭自書所作。不知是君謨也。

余靖子規詩。疎煙明月樹。微雨落花村。唐人勝場也。霧昏臨水寺。風勁欲霜天。亦妙。尙仍賈島姚合。宋初之風也。僧祕演久雨寒蟬少。空山落葉深。危樓乘月上。遠寺聽鐘尋。有無可之遺意。

歐公古詩敍事處。累千百言。不枝不衍。宛如面談。惜其意盡言中。無復餘意。而曲折變化處亦少。歐學韓。韓本別體。佳處不易得。徒淺直耳。且又有賦而全無比興。喬謂今皆坐此病。不獨歐公。廬山高自許甚重。然僅僅鋪敍。別無意味。至君懷磊落以下。橫空盤硬語。實傖父耳。琵琶引前篇散敍處。已是以文爲詩。至推手爲琵却手琶。訓詁語矣。後云玉顏流落死天涯。琵琶却傳來漢家。漢宮爭按新聲譜。遺恨已深聲更苦。纖纖女手坐洞房。學得琵琶不下堂。不識塞雲出塞苦。豈知此聲能斷腸。稍嗚咽可誦。後篇亦落議論。結處明妃去時淚。灑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飄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東風當自嗟。點染稍爲有情。喬謂結亦無味。此以追踪樂天婦人苦李夫人諸篇猶大遠。在欲比李杜夸父逐日也。詩至廬陵。眞是一厄。如飛蓋橋望月云。乃于其兩間。矧夫人之靈。而我于此時。開後人無數惡習。永叔本秀冶之才。忽爾嗜痂。竟成逐臭。作近體詩。便露本質。雖慕平淡。逸韻自饒。其蘇主簿洵挽歌曰。布字馳譽入京都。丹旐俄驚返舊閭。諸老誰能先賈誼。君王猶未識相如。三年弟子行喪禮。千兩鄉人會葬車。我獨空齋掛塵榻。遺編時讀子雲書。遊石子磵曰。席間風起聞天籟。兩後山光入酒盃。泉落斷崖春壑響。花藏深崦過

春開。送目曰。長隄柳曲妨回首。小苑花深礙倚樓。楚徑蕙風消病渴。洛城花雪蕩春愁。俱極風流富貴之致。咏柳曰。長亭送客兼迎客。費盡長條贈別離。態度綽約。蘇舜欽恥與梅聖俞齊名。而詩唯粗豪。垂虹橋云。雲頭灩灩開金餅。水面沈沈臥玉虹。已大不堪。又有佛地化爲銀世界。仙家多住玉樓臺。當爲聖俞所恥。寧取晚泊孤舟古寺下。滿川風雨看潮生。稍有清氣。梅堯臣詩誠有品。而惡拙者亦復不少。名重招責益動人口。讀楊劉諸公詩。如入季倫之室。綺疏繡闥。絲竹肥鮮。忽見葭牆艾席。菁羹橡飯者。反覺高致。故歐與之把臂入林。一時俱爲傾動也。諸人不知矯枉之意。如青苔井畔雀兒鬬。烏臼樹頭鴉鼻鳴。世事但知開口笑。俗情休要著心行。及蟹詩之滿腹紅膏肥似髓。貯盤青殼大于盆。亦甚推之。風氣既移。前之美談。後之笑具矣。凡詩文之累。不由謗者。而由于譽者。可畏哉。

宋之詩文。皆至廬陵一變。有功于文。有罪于詩。自所作者害人淺。論他人詩害人深。宛陵雖尙平淡。其始猶有秀氣。中歲後始不堪耳。苟非羣兒推奉。不敢毅然自恣。大傷雅道。豈非永叔使之然哉。晦菴亦云。聖俞詩非平淡。乃枯槁公論也。然精腴雅潔。不乏佳句。如五更千里夢。殘月一城雞。犬鳴林外火。笛響月中村。牕冷孤螢入。宵長一雁過。春氣之吹花擁細草。送雨來高閣。江燕倚身輕。逆飛復前却。發勺陵曰。孤樹望漸遠。去鳥飛已先。向晚雲漏日。微光人倚船。夏日對雨曰。日日城頭雨。還添湖上波。牕中人自聽。門外潦應多。不畏禾生耳。還愁麥化蛾。吾廬無所有。頻看壁間梭。生動却不平淡。喬曰。詩非一法所能盡。平淡

孰如陶公。而壘塊處殊不少。況他人乎。

又曰。梅詩有極佳處。其擬張曲江咏燕曰。眇眇雙飛燕。長年與社違。任從新歷改。只向舊巢歸。永日當人語。輕寒送雨飛。自親梁棟慣。不識海鷗機。捐軀殉國之語也。其送滕寺丞歸蘇州曰。驅車入蜀時。有弟母不往。留婦侍母旁。以子屬婦養。昨得閶門書。婦子死泉壤。此心那得安。棄官提轡軼。東馳三千里。鬻馬求吳槳。吳槳速如飛。歸來拜堂上。堂前去時樹。已覺枝條長。豈無懷抱感。爲壽酌春醪。欲解其悲。姑諷其孝也。不獎而勸。忠告善道極矣。溫柔敦厚。梅詩之可敬在此。俗子稱其焚香露蓮泣。聞聲霜鷗睡。既是詩人。何患無一二摹古好句。

陶弼素有盛名。其兵器詩。如自此兩河間。寂寂無戎備。卒閒喜夜歌。將老貪春睡。自此爲太平。恍逾三十歲。戎昊乘我閒。南馳賀蘭騎。陽關久夜開。楓朽不可閉。陣雲起秦雍。殺氣橫涇渭。使臣股慄奏。宰相嗔目議。僉曰亟發兵。豎子坑甚易。倉皇築邊壘。未戰力先瘁。逼迫開庫兵。士蝕其銛銳。防秋採舊屯。推轂謀新寄。師復從中御。進退由閹寺。權輕號令冗。兩戰無遺類。吾兵自此喪。有詔新其製。朝廷急郡縣。郡縣急官吏。官吏無他術。下責蚩蚩輩。耕牛拔兩角。飛鳥禿翎翅。笥截會稽空。鐵烹華山碎。供億稍後期。鞭朴巽他罪。敍和戎忘備。倉卒用兵之害。最爲酸惻。又其出嶺詩曰。江勢一兩曲。梅稍三四花。登高休問路。雲下是吾家。可謂清絕。喬曰。含蓄甚深。李覯哀老婦詩曰。里中一老婦。行行泣路隅。自悼未亡人。暮年從二夫。寡時十八九。嫁時六十餘。昔日遺腹兒。今茲垂白鬚。子豈不欲養。母豈不懷居。繇役及下戶。（此可知是新法之雇役也）財

盡無所輸。異籍幸可免。嫁母乃良圖云云。泰伯希文門下士所賦。絕似元豐熙寧間事。垂老見之。不禁哀悼。此與陶殉兵器詩。可備鑑戒。不當忽也。

宋人先學樂天。無可。繼學義山。故失之輕淺綺靡。梅都官倡爲平淡。六一附之。僅在皮毛。未究神理。遂流于粗直。間雜長句。硬下險怪字湊韻。如山兕野麋。不復可耐。後雖屢變。口雅奏日渥。敷腴多于比興。蘊藉少于發舒。求其意長口短者。十不一二也。惟介甫詩。能令人尋繹于語言之外。當其絕詣。實自可與可觀。特推爲宋人第一。最妙者樂府五言古也。七言律次之。七言古又次之。五言律嫌安排。七言律嫌氣盛。而佳篇亦時有之。送高執中秀才曰。薄飯午不糝。空爐夜無炭。勞勞日避席。烈烈風欺幔。謂予勿畏此。何爲向子嘆。長年客虜沙。無婦助親爨。寒暄慰白首。吾弟才將冠。遭迴歲又晚。想見淮河漫。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田園在戮力。且欲歸鋤畔。行矣子誠然。光陰未宜玩。負米力有餘。能無讀書伴。前敍其不可不歸。後微諷其復來。曲折婉轉。介甫一生傲慢。此何溫厚也。送孫正之曰。雲山參差碧四圍。溪水詰曲豐城陴。溪窮壤斷至者誰。予獨與子相諧熙。山城之西鼓吹悲。水風蕭蕭不滿旗。子今去此來無期。予有不可誰。余規孫不以養歸。故下語剴切。又曰出堂上飲曰。日出堂上飲。日入未云休。主人笑而歌。客子歎以愀。指此堂上柱。始生在巖幽。雨露飽所滋。凌雲亦千秋。所願託永久。何言值君收。乃令卑濕地。百蟻上窮搜。丹青空外好。鎮壓已堪憂。爲君重去之。不使一蟻留。蟻力雖云小。能生萬蚍蜉。又能高其礎。不使繼者稠。語客且勿然。百年等浮漚。爲客當酌酒。何預主人謀。寫怡堂燕雀。直堪痛心。末數句。即衞風彼人是哉。子曰

何其意也。實風雅正傳。又吾欲往滄海曰。吾欲往滄海。客來自河源。手探囊中膠。救此千載渾。我語客徒爾。當還治崑崙。歎息謝不能。相看涕翻盈。客止我且住。濯髮扶桑根。春風吹我舟。萬里空自存。卽是前意。乃變法之本也。介甫未相時不勝感慨。故詳定試卷。則曰當時賜帛倡優等。今日論才將相中。偶成則曰高論頗隨衰俗廢。壯懷難值故人留。登臺則曰傾壺語罷還登眺。岸幘詩成却歎嗟。相後則深憤異議。故咏雪則曰勢合便宜包地盡。功成終欲放春回。堅執自是。而有瞑眩瘝疾之意。故曰何妨舉世嫌迂闊。自有斯人慰寂寥。而雨過云。誰似浮雲知進退。才成霖雨便歸山。則平生實志也。其間適詩亦甚妙。定林寺曰。衆木凜交覆。孤泉靜橫分。楚老一枝笻。于此傲人羣。城市少美蔬。想今困倹焚。且憑東北風。持寄嶺頭雲。又定林曰。漱甘凉病齒。坐曠息煩襟。因脫水邊屨。就敷巖上衾。但留雲對宿。仍值月相尋。眞樂非無寄。悲蟲亦好音。無所不佳。七律佳句。如僧舍云。和風滿樹笙簧雜。露雪兼山粉黛重。大風云。縱湧萬川冰柱立。分披千嶂士囊開。魯門未怪爰居至。鄭圃何妨禦寇來。梅花云。風亭把盞孤豔雪徑迴輿認暗香。贈陳正叔云。已同元亮傾樽酒。更與靈均續舊文。金陵懷古云。黃旗已盡年三百。紫氣空收劍一雙。刻鏤極工。其送彥珍云。握手百憂空往事。還家一笑卽芳時。胡床月下知誰對。蠻榼花前想自隨。一篇封禪才難學。五畝蓬蒿勢易求。淡淡寫出又好。示妹詩最佳。孟光求婿得梁鴻。無下相隨不諱窮。卓犖才名今日事。蕭條門巷古人風。五噫尙與時多忤。一笑兼忘我屢空。六月塵沙不相貸。泫然搔首又西東。自解自慰。想見文士家庭之樂。病身最覺風霜早。歸夢不知山水長。佳時流落眞何得。勝事蹉跎自可憐。不堪

多咏。

王珪六鼇雙鳳。尙不及唐人早朝應制。宮詞多佳。工鋪口耳。非勸百諷一也。

舒亶村居云。水遶陂田竹遶籬。榆錢落盡槿花稀。夕陽牛背無人臥。帶得寒鴉兩兩歸。敗荷云。忍看夜影分殘月。別送秋聲入晚風。又有宿雨閣寒千嶂碧。野花弄日一村香。山川乃分靈于斯人乎。集之不傳。人累之也。

方子通。介甫友也。紅梅之春風吹酒上凝脂。最傳人口。遠勝毛澤民之東牆羞頰逢誰笑。南國酡顏強自持之句也。

温公詩。絕無言及者。實自清醇。哭張子厚云。人生會歸盡。但問愚與賢。借令陽虎壽。詎足驕顏淵。固端人之語。最妙者五言律。哀李牧云。椎牛享戰士。拔距養奇才。虜帳方驚避。秦金已暗來。旌旗移幕府。荆棘蔓叢臺。部曲依稀在。猶能話郭開。馬援云。一棺忠勇骨。飄泊瘴烟深。漢武云。方士陳丹術。飄飄意不疑。雲浮仲山鼎。風降壽宮祠。上藥行當就。殊庭庶可期。蓬萊何日返。五利不吾欺。又苜蓿花猶短。蒲萄葉未齊。更衣過柏谷。走馬宿棠梨。逆旅聊口口。田間共鬬鷄。猶思飲雲露。高舉出虹霓。又長掩柴荆避寒暑。只將花卉記冬春。行遥乍迴初見笋。浮舟正好未生蓮。俱佳。

范純仁倚錫靜眠松下石。煮茶閒試竹閒泉。吟榻未移溪上月。醉中長拂野雲迴。長年已覺春如夢。遠客惟應醉是家。俱好句也。

劉敞荒田行云。大農棄田避征役。小農挈家就兵籍。良田茫茫少耕者。秋來雨竟生荊棘。縣官募兵有著令。募兵如率官有慶。從今無復官勸農。還逐漁鹽作亡命。此詩方是大憂。

擊壤集中月夜云。雨露風自好。秋深天未寒。移床就階下。看月出林端。有酒欲共飲。無琴可獨彈。他時遇良友。此景復求難。固自清嘉。

又曰。人謂曾子固不能詩。謬也。其凭闌到處臨清泚。開閣終朝對翠微。詩書落落成孤論。耕稼依依憶舊遊。如此不能詩耶。閱武堂云。柳間自詫投壺樂。桑下方安佩犢行。循良又儒將也。

鮮于侁詩曰。一氣斡元造。爲功未嘗煩。羣生自生安。天地亦何言。鳧脛不可增。楮葉不可鐫。欲益固爲損。勞心非自然。不見平陽侯。醇酒聊終年。刺新法甚婉。

詩至慶歷。最畏俚俗。文同獨能修飾。起夜來曰。曉牕明綠紗。蜀錦壓春臥。橫嘶琥魄冷。驚起新夢破。玲瓏轉修脫。縹緲梳鬟髻。高軸響銀床。時誤君車過。珠玉在瓦礫矣。如百蟲促夜去。一雁領寒起。歸鳥亂飛葉。暮雲凝遠山。暖蟲垂到地。晴鳥語多時。又云。萬嶺逼雲秋色裏。一峯擎雪夕陽中。惜去更看新畫壁。記來重注舊題名。梅花云。破萼未深聊敵雪。收香不密任隨風。俱清麗可喜。又有檢書防落燼。下幕恐遺香。海棠云。爲愛香苞照地紅。倚欄終日對芳叢。夜深忽憶高枝好。把酒更來明月中。尤自清越。

子瞻詩。美不勝言。病不勝摘。大率多俊邁而少淵淳。得瑰奇而失詳愼。多粗豪滑稽草率。又多以文爲詩。然其才古今獨絕。

子瞻聞子由不赴商州曰。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倅杭云。南行千里戍

何事。一聽秋濤萬鼓音。過海云。空餘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如此胷襟。眞天人矣。公詩本一往無餘。徐州後更恣縱。如賈耘老水閣云。愛酒陶元亮。能詩張志和。青山來水檻。白雨滿漁蓑。淚垢添丁面。貧低舉案蛾。不知何所樂。竟夕獨酣歌。寫贈懷蘊藉。黃州詩尤不羈。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裏。一篇最爲沈痛。雨中看牡丹。依然暮還斂。亦自惜幽姿。尤有雅人深致。其清空而妙者。如野闊牛羊同雁鶩。天長草樹接雲霄。古琴彈罷風吹座。山閣醒時月照盃。狙公欺病來分栗。水伯知饑爲出魚。林下雪霜侵戶月。枕中琴瑟落堦泉。俱佳。

子由才氣不如兄。而有醇醪飲人之致。閒適則有遠泛便成終日醉。幽尋不盡數家園。廉中飛絮縈殘夢。牕外啼鶯伴獨吟。風景則有雨餘嶺上雲披絮。石淺溪頭水蹙鱗。排遣則有宦遊底處非巢燕。歸計何嫌誚沐猴。士師憔悴經三黜。陶令幽憂付一酣。懶將詞賦占鴟臆。頻夢江湖伴蟹螯。慰人則如舊傳北海偏憐客。新怪東方苦憩飢。應笑長安居不易。空吟原上草離離。使事則有峴首重尋碑墮淚。習池還指客橫鞭。逃亡已覺依劉表。寒峻應須禮浩然。囊裝已笑分諸子。吏道何勞問薛公。雜詩則有蒼然澗下松。不願世雕刻。斧斤百夫手。牽挽千牛力。斲成華屋柱。加以綴衣飾。人心喜相羨。松心終自惜。皆唐人詩也。北歸潁上次詩。間雜詼諧。涉筆成趣。如九日云。酒慳斷對客。風起任飄冠。葺居云。旋築高牆護雞犬。稍容裕阮醉喧嘩。而大檜詩云。便令殺身起大廈。亦恐衆材無匹敵。且留枝葉撓雲霓。猶得世人長太息。傑然不凡。

昔人評秦少遊詩。如士女步春。終傷婉弱。其支枕星河橫醉後。入簾風絮報春深。眞好姿態。而屠龍肯自羞無用。畫虎從人笑未成。却自骯髒。不如介甫之雞蟲得失何須問。鵬鷃逍遙各自知之老手。晁補之視少游有骨氣。如虛齋閉疎窻。竹日光耿耿。更無司業酒。但有廣文咏。人憐出入獨。自喜往還省。時作苦語詩。幽泉汲修綆。又視田贈弟曰。一從學謇牙。世事百色廢。賣牛姑補室。歲晚霜雪至。大有古壹山谷詩。當取清空平易者。如曲肱停云。仲蔚蓬蒿宅。宣城詩句中人賢忘巷陋。境勝失途窮。寒菹書萬卷。喪亂剛直胸。偃蹇勳業外。嘯歌山水重。晨雞催不起。擁被聽松風。不矯揉而佳。生平病在好奇。又喜使事。究其所得。實不如楊劉咏奕之湘東一目誠堪死。天下中分尙可持。巧累于理。而霜林收鴨脚。春網薦琴高。以鴨脚稱銀杏。是取其葉。以琴高作鯉。更不可。又落星寺詩云。蜂房各自開戶牖。蟻穴或夢封侯王。上句言山腰寮舍衆多。下句出題外矣。喬謂必是刺禪人。稱鄭稱楊耳。猩猩毛筆云。愛酒醉魂在。能言機事疎。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物色看王會。勳勞在石渠。拔毛能濟世。端爲謝楊朱。雖題曰戲作。而使事天趣洋溢。至接花詩雍也本犂子。仲由原鄙人。升堂與入室。只在一揮斤。大雅掃地矣。喬謂此與好風聖之清。止可于長排律中。以見句法變換。短排律已不可用。況八句律乎。

坡詩傷于太盡。才大難。降筆走不守。魯直頗能開闢虬髯倜強。海外耳。陳師道以薦即得官正字。詩曰。扶老趨嚴召。徐行及聖時。端能幾字正。敢恨十年遲。肯著金根誤。寧辭乳媼譏。向來憂畏斷。不蓋鹿門期。用事切當。

雪詩云木鳴端自語鳥起不成飛不落色相　九日寄秦覯云疾風回雨水明霞沙步蓑祠欲暮鴉九日清尊欺白髮十年爲客負黃花登高懷遠心如在向老逢辰意有加淮海少年天下士獨能無地落烏紗殊有陋巷不改其樂之意或推後山直接少陵其五言律誠有相近處此體猶未盡何況諸體而可言直接耶

蘇門六子文潛尤可喜海州道中云渡頭鳴舂杵徑斜悠悠小蝶飛豆花逃屋無人草滿家纍纍秋蔓懸寒瓜廣化遇雨云撞鐘寺門掩晚霽向殘滴相攜下山去塵靜馬無跡歸來解鞍歇新月如破璧但恐桃花源回舟已青壁大是清越七言律尤多秀句如綠野染成延晝永亂紅吹盡放春歸萬頃澤空供雪意一枝梅笑破冬嚴新月已生飛鳥外落霞更在夕陽西青引嫩苔留鳥篆綠垂殘葉帶蟲書歸鳥各尋芳樹去夕陽微照遠村耕脫盡爾時惡習又何待挑琴知有術未嘗驅豆更無謀不減溫李　春日雜書云昨日爲雨備今晨乃大風臨風謹自備通夕雪迷空備一失常計盡備力難供因之置不爲拱手受禍凶當爲不可壞任彼萬變攻築屋如金石何勞計春冬只須此住便有餘味下云此道簡且安古來家國同說盡便索然東坡湖上夜歸云我飲不盡器半酣味尤長鑑輿湖上歸春風吹面涼行到孤山西夜色已蒼蒼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尚記梨花村時時聞暗香亦須只此住即妙

賀鑄方回工于詞而詩亦絕勝如放鶴亭云萬頃白鹽山缺處一庭黃葉雨來時茱萸灣晚泊云荻浦漁歸初下雁楓橋市散只啼鴉漢上屬目云白雲蒙山頭清川山下流芳洲采香女薄暮漾歸舟並蒂雙荷

葉逢迎一障羞持情不得語大婦在高樓皆妙

晁叔用沖之无咎弟也田中行有古趣又有獵回漢苑秋高夜飲罷秦臺雪作天繫馬柳低當戶葉迎人桃出隔牆花俊氣可味

高士徐積仲車詩有唐晉送王潛聖末云關西夫子雖遲暮行笑行吟正安步菑川海上牧羊兒解說公孫放豚去磊落有氣度

唐子西論詩可觀所作不逮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警句也餘語不稱山轉秋光曲川長暝色橫亦佳初到惠州曰盧橘楊梅乃爾甜肯容遷謫到眉尖因行採藥非無得取足看山未害廉辨謗若爲家一喙著書不值字三縑老師補處吾何敢政謂家風不敢謙老師謂東坡補處用彌勒佛事中聯小有丰致至湖上之口月朋作哲好風聖之清文海泥犁也

韓駒子蒼冬日云北風吹日晝多陰日暮擁堵黃葉深倦鵲遶枝翻凍影飛鴻擘月墮孤音推愁不去如相覓與老無期稍見侵顧藉微官少年事病來那復一分心前寫景後寫懷隨句而轉漸就衰颯而恬讓之致可掬　夜泊寧陵詩雖不高尚無惡習款段馬也曾韓則本非千里才惟蹄齧耳

北宋詩但非宛陵豫章二派即多可喜如劉跂題半隱堂曰一堂圖籍自陶冶三徑蕭蘭俱歲華定非平恩許侯宅會是仲長公理家端居雅不煩屏當佳處頗常成咄嗟惟我閒身數來往微絃一泛即生涯翁謂此詩亦有宋人槎枒之氣

章冠之寄荆南故人曰。餘生自是一虛舟。未害尋詩慰客愁。梅欲飄零齊蘊藉。柳纔依約已風流。關心弟妹無黃犬。入夢江湖有白鷗。別後故人相念否。東風應倚仲宣樓。二詩甚有風致。

洪覺範詩中名家。不當以僧論也。五言古詩。不獨清氣用筆高老處。如記如畫。近體詩如石臺夜坐云。永與世遺他日志。尚嫌山淺暮年心。凍雲未放僧牕曉。折竹方知夜雪深。上元宿百丈云。夜久雪猿啼岳頂。夢迴明月在梅花。秀骨巉然。又拾句書幽石。收茶踏亂雲。亦有清致。

李伯紀云。聞說飛蝗起旬淮。勢如風雨渡江來。吾家歲事何須慮。只恐人言不是災。得家信作。眞賢宰相也。記舊夢泛舟循惠問李嗣宗小圃詩俱佳。

汪藻彥章寧川驛云。過眼風光一餉休。坐狂猶得佐名州。雖遭瀧吏嗤韓子。却喜溪神識柳侯。盡日野田行穮穊。有時雲嶠聽鉤輈。會將新濯滄浪足。踏遍千巖萬壑秋。俊逸似大蘇。又醉別云。雙槳又乘清夜去。一樽聊發少年狂。亦灑落可喜。胡澹菴乞斬王倫。被竄渡海。詩曰。銀山千疊酒微酣。氣概如此。

劉屏山朱望齋詩。皆可喜。韋齋謁吳公路。許借論衡。復留一日云。幽獨不自得。駕言款齋廬。殷勤主人意。投轄恐回車。世途早已涉。此去將焉如。惟憂酒錢盡。使我詩腸枯。會合會幾何。可復自爲疎。更當留一夕。帳中搜異書。送金確然歸戈陽曰。昔我雲溪居。送子雲溪濱。重口問何時。笑指溪上雲。一別四周星。坐此世事紛。衰顏兩弁昔。華髮粲可捋。我纏風樹哀。終日無一忻。子乃水菽憂。南北奔走勤。對床語未終。別意如絲棼。歸夢尚隨子。何當嘆離羣。二詩有長厚之風。又啄芍藥云。誰令玉頰紅成點。如意痕輕琥珀多。丰

神婉媚。屏山絕句云。偶臨沙岸立多時。淡淡烟村日向低。幽事挽人歸不得。一枝梅影浸澄溪。蕃謂絕似楊誠齋清淡詩。

呂本中居仁。有清致而乏輕率。柳州開元寺夏雨云。風雨蕭蕭似晚秋。鴉歸門掩伴僧幽。雲深不見千峯秀。水漲初聞萬壑流。鐘喚夢回空悵望。人傳書至竟沈浮。虎頭燕頷非吾相。莫羨班超拜列侯。西歸舟中懷人曰。一雙一隻蹈旁堠。乍有乍無天際星。亂葉入船侵敗衲。疾風吹水擁枯萍。山林何謝誰方駕。詩話曰劉可幻靈。酒盌茶甌俱不厭。爲公醉倒爲公醒。韻度雖饒。終有緩頽之恨。皆韓子蒼流弊。

事莫病于僞。歐梅之矯錢楊。未盡爲詩害也。令歐任其秀冶。梅率其清溫。原自名家。惟是筆力不高。飾爲勁悍。遂流于粗鄙。而惡聲出矣。魯直好奇。兼喜使事。實倣錢楊。而變其音節。致多矯揉詰屈。不能自然。然氣清味冽。胸中亦自有權衡。故佳篇尙多。子蒼逸韻天生。疎率自喜。轉覺天趣有餘。結搆不足。雖淵源豫章。實與魯直相背。

曾幾茶山。天性粗劣。又崇豫章之粗率。脩得諸公之惡境而效之。故皆啅噪之音。集中惟月詩之明時諒費銀河洗。缺處應須玉斧修爲最警。而雪詩之一夜紙牕明似月。多年布被冷如冰。豈曰詩耶。一瞽登壇。羣盲振鐸。自後論詩者日多。害詩也日甚。至江湖詩出。而此道遂淪。長夜大率宋詩三變。一變爲傖父。再變爲魑魅。三變爲羣丐乞食之聲。中州集中高者秀雅。卑者亦不至鄙俚。一時惡氣。獨集于東南。國之不祥。先見于筆墨耶。

灘南宋詩。務取短中之長。一聯一句亦收之。首尾求全。幾無詩矣。陳與義簡齋詩以趣勝。而受病于此。俊氣終不可掩。如雨晴詩。牆頭語雀衣猶濕。樓外殘雷氣未平。江漲云。疊浪幷翻孤日去。西津橫捲半天流。送瑞安令云。衣冠滾滾相逢處。草木蕭蕭未變時。聚散同驚一枕夢。悲歡各誦十年詩。山林有約吾當去。天地無情子亦饑。雖無格調。語猶入情。陳淵幾叟。勝于簡齋。嚴陵釣臺云。溪山有底好。適契貧士欲。敢論生不侯。但喜夢非僕。攜笻縱朝步。初日穿林麓。西風扶兩腋。一舉千里鵠。意氣不凡。下語新警。周必大益公。氣骨不高。微有淹雅之度。如咏園云。回環自斸三三逕。頃刻常開七七花。有自然之致。喬謂次句乃道得無情。益公每舉歐陽鉄譬句示人。其有韻態者。有風色似傳花信到。夕陽微放柳梢晴。餘即寒陋。

詩若字字牽入道理。則一厄也。選元晦詩。惟取多興趣者。如惆悵江頭幾樹梅。杖藜行繞去還來。前時雪壓無尋處。昨夜月明依舊開。喬謂後聯有唐意。首聯宋氣重。　咏雪云。不應琪樹猶含凍。翻笑楊花許耐寒。甚妙。

道學詩亦有佳句。如徐崇父毅齋即事云。苔色上侵閒坐處。鳥聲來和獨吟時。林虞齋送縣丞云。松廳莫笑無公事。蕉幕常能致俊流。呂東萊云。徑欲卜居從釣叟。垂楊缺處竹門開。

陳傅良止齋寄陳同甫曰。古來才大難爲用。納納乾坤著幾人。但把雞豚宴同社。莫將鵝鴨惱比鄰。上句即口之失德。乾餱以愆之意。今觀此兩句。可見俗情淺慮。恩怨本無大故。而毀譽由之。同甫屢經患難。故

以爲戒。下云世非文字將焉託。身與兒孫竟孰親。一語解紛吾豈敢。祇應行道亦酸辛。可爲淚下。冬夜感懷云。已覺二毛嗔婦問。可堪一飯患兒多。眞境眞語。又有詩云。珪璧褒繅藉山龍。飾衣裳。不聞遂古初。而與自虞唐。毀車崇騎射。隸作纂籀藏。至今人便之。秦亦忽以亡。又曰。累觴以爲歡。班荆以爲儀。交際貴如此。勿便至意虧。頗嘗怪小雅。鹿鳴至魚麗。賓主禮百拜。六經似支離。重傷古道之不復也。次篇反語。令人自思。意眞語亦雅。

宋人樂府尤遠。葉適水心白紵詞曰。有美人兮來獨處。陟彼南山兮伐蓁紵。挑燈細緝抽苦心。冰花織成雪爲縷。不憂絕技無人學。只愁不堪嫁時著。鄭僑吳札今悠悠。爭看買笑錦繡頭。歎知音難得。又不忍決絕。徘徊婉轉。無限風流。喬謂此僅望見張王耳。在宋已放絕作。

劉宰猛虎行云。市有虎。毋妄言。當關虎士森戈鋋。市上一呼人駕肩。虎雖猛。那得前。市有虎。言非妄。君不見左馮翊。天下壯。斧斤聲斷林壑空。猛虎通衢恣來往。食人肉。飲人血。沈痛積怨那可說。凝香堂上紫烟浮。風流太守憂民憂。一朝下令開信賓。藉皮枕骨彌山邱。虎已滅。人患絕。夜永猶聞泣幽咽。泰山之側如可居。子後夫前甘死別。漫塘倡西涯祖之。

晚宋人詩。有極佳而名不彰者。如吳龍翰詩云。妾心江岸石。千古無變更。郎心江上水。倏忽風波生。又云。擊筑復擊筑。欲歇雙淚橫。寶刀重如命。命如鴻毛輕。二詩有古樂府意。

洪适之青青河畔草。英英雞邊菊。雅雅當牕女。濯濯手如玉。淵淵錦中意。粲粲未盈幅。蘗砧天一涯。刀頭

誤行卜卻鑑怨新眉誰教遠山綠又迢迢牽牛星奕奕停梭女尋盟整遙轡緘情遵漢渚欣識未斯須別愁眉已度黃月不我留殘機忍重顧翻羨巫山雲朝朝楚王遇深情秀致全在結語弄姿寫出無聊之態比擬漢人在宋甚少

裘萬頃元量雨後云秋事雨已畢秋容晴爲妍新香浮穲稏餘潤溢潺湲機杼蛩聲裏犂鋤鷺影邊吾生一何幸田里又豐年出門云出門復出門吾行竟安之攜書北牕下翻閱聊自怡有懷千載人掩卷還歔欷采采首陽薇纍纍商山芝一裘或終身欣然釣江湄斯人不可作古道日式微自前稻粱謀鳧雁方齊飛青田寂無音歲晚將疇依愼勿出門去塵埃染人衣元量生于豫章略不沾其惡習可敬也其雪詩尤見義烈之概

隆興後詩推范陸尤楊尤袤延之海棠詩曉粧無力膩脂重春睡方甜酒量深又苦雨詩十年江國水如注怕見三秋雨作霖可念田家妨卒歲須煩風伯蕩層陰禾頭昨夜憂生耳木德何時却守心（天歲星守心下大豐）兀坐書窻詩作祟寒蛩鳴咽伴愁吟

楊誠齋萬里論詩最多妙語自作則落粗豪一路其送邱宗卿帥蜀作最有名云諭蜀宣威百萬兵不須號令自精明酒渾勃律天西碗鼓臥蓬婆雪外城二月海棠傾國色五更杜宇說鄉情少陵山谷千年恨不遇邱遲眼爲青喬曰次聯似征羌出塞後半氣不稱前半其傾國處用亦佳杜宇句弄姿好二物皆蜀有也又其夜坐詩荒城日短溪山靜野寺人稀鸛雀鳴亦好一選宋詩不可繩以古法但汰其已甚者而

已。吾于北宋愛子口。喬謂不言介甫。尊之也。

南宋愛范成大至能代人贈別云。一曲悲歌水倒流。樽前何計緩千憂。事如夢斷無尋處。人似春歸挽不留。草色粘天鵜鴂恨。雨聲連曉鷓鴣愁。迢迢綠浦帆飛去。今夜新晴獨倚樓。南徐道中曰。半生行路與心違。又逐孤帆劈浪飛。吳岫擁雲迷望眼。楚江浮月冷征衣。長歌悲似垂垂淚。短夢紛如草草歸。若使一廛供閉戶。肯將青雀易柴扉。入秫歸界有云。幽禽不見但聞語。野草無名總着花。鄂州結句云。却笑鱸江垂釣手。武昌魚好便淹留。用孫吳謠語能變化。舟渡胥口曰。古來此地快蓬心。天遠明湖月照臨。一雁雲平時隱現。兩山波動對浮沈。衰顏都共荻花老。醉面不如楓葉深。謝戶釣徒來問訊。去年盟在肯重尋。又有月從雪後皆奇夜。天向梅邊別有春。鵬鷃相安無可笑。熊魚自古不能兼。俱有新趣。絕句則衰州道中云。松林斷處前山缺。又見南湖數十峯。冬日雜興云。霜風掃盡千林葉。閒策筇枝數鶴巢。皆秀淡可喜。

余初讀務觀詩于瀛奎律髓選宋詩中。覺得洋洋盈耳。因極賞之。及閱劍南集。前意頓減。大抵才具無多。意境不遠。善寫眼前景物。音節琅然。篇中必有一聯致語。葱翠欲滴。間出新脆語。如二月海棠。妖豔撩人。亦時有激昂之語。惟七律有之。因節取數篇于後。長篇惟題少陵畫像。敍事如見。　江樓醉中云。天上但聞星主酒。人間寧有地埋憂。務觀爲石湖幕府。在局六年。以得縱懷。及守嚴陵。思舊述懷云。桐君故隱南經秋。小院孤燈夜夜愁。名酒過于求趙璧。異書渾似借荊州。溪山勝處身難到。風月佳時事不休。安得連雲車載釀。金鞭重作浣花遊。此猶子美之思嚴武也。後寓歎曰。貂蟬未必出兜牟。要是蒼鷹已下韝。彭澤

竟歸端爲酒。輕車已老豈須侯。千年精衛心平海。三日於菟氣食牛。會與高人期物外。麼掌銅狄灞陵秋
此當有後進妄生長短。如韓君平在夷門也。書壁有云。天下不知誰竟是。古來惟有醉差賢。過堂未悟鐘
當聲。睨柱誰知璧偶全。清興有云。尚饒靈運先成佛。那計辛毗不作公。放翁壯時有志經世。故感舊云。歲
晚猶思事鞍馬。當時那信老耕桑。久歷世途。故有此身幸已免虎口。有手但能持蟹螯。生來不啜猩猩酒。
老去那營燕燕巢之句。　天啟崇禎中。忽尚宋詩。實未知宋人三百年本末。止見一陸放翁。而放翁佳處
亦未能見。止取其詩之易解。學之易成。遂無體格。不煆煉精思。但于中聯作弄姿語。起結草草。直寫俚諺。
使放翁有靈。能無稱屈。

永嘉四靈。趙紫芝爲勝。佳句有輔嗣易行無漢學。元暉詩變有唐風。禽翻竹葉霜初下。人立梅花月正高。
又云。無欲自然心似水。有營何止事如毛。仍出酸語。故爲嚴羽所輕。又有野水多于地。春山半是雲。池成
逢夜雨。雞壞出秋山。其延禧觀之鶴毛兼葉下。井氣與雲同。井爲藏丹之所。此言丹氣也。妙甚。翁卷差遜。
趙師秀佳句。有閒燈妨遠夢。秋雨亂愁吟。二徐最劣。靈暉不及靈淵。徐照瀑布云。千年流不盡。六月地常
寒。甚佳。結云人言深碧處。常有老龍蟠。醜態仍見。徐璣佳句。月生林欲曉。雨過夏如秋。

讀嚴滄浪詩于宋人中。如諸于繡瑚中見司隸將吏。古詩亦用功于太白。但力不逮耳。五言律有沈雲卿
岑嘉州之遺風。七言律于高適李頎尤深。惟樂府不入古。但得之唐人耳。其送客絕句云。川程極目渺空
波。送爾歸舟奈別何。南國音書須早寄。江湖春雁已無多。極似唐人。　滄浪精于紀律。吾終推介甫于宋

人爲第一。猶五祖令學人皆稱神秀偈。而衣鉢自付慧能耳。

豫章派最多惡習。蕭彥毓梅坡。雖有西昌有客學南昌之號。猶似超出。其西湖雜咏曰。花心亭上坐。滿眼似湖光。只爲便幽趣。能來倚夕陽。水邊春寺靜。柳下小舟藏。不待清明近。鶯花已自忙。雖淺不惡。

趙蕃昌父論詩。專祖曾呂。嘗云若欲波瀾闊。規模須放宏。端由吾養氣。匪自歷階升。如此宏闊。有何足取。佳句有紅葉連村雨。黃花獨徑秋。詩窮眞得瘦。酒薄不禁愁。正自摧頹同病鶴。況堪吟咏類寒蛩。潭水解令胡廣壽。夕英何補屈原飢。

敖陶孫詩評。特妙于語言。其詩惟傳哭趙忠定公中聯云。狼胡無地歸姬旦。魚腹終天痛屈原。甚偉。而起云左手旋乾右轉坤。末云休說渠家永世孫。可惜。

楊用修稱劉後村李夫人招魂歌。趙昭儀春浴行。東阿王紀夢行。然僅西崑體之似耳。他篇粗鹵甚多。佳句如挽陳師復云。闕下舉旛空太學。路旁攀轍臥遺民。自題小室云。閣上大夫投欲死。甕間吏部寢方酣。又喜延明月常開戶。貪看青山懶下樓。

江湖詩非無一二佳句。但全篇酸鄙。如韓无咎南澗紅梅云。越女謾誇天下白。壽陽還作醉時粧。其子澗泉寒食云。吹盡海棠無步障。開成山柳有堆綿。俱佳。戴式之。無行之尤者。亦有佳句。如尋梅云。蜂黃塗額半含藥。鶴膝翹空疎帶花。鶴膝言枝。蜂黃言蘂也。結云此是尋梅端的處。折來須付與詩家。打油魈殺。如羣丐唱歌。非無亮喉。無奈通身是丐何。至其夜涼風動竹。人靜月當樓。雁影參差半江月。雞聲咿喔數家

村。千江月色令人醉。半夜梅花入夢香。白石岡頭聞杜宇。對他人墓亦沾巾。却妙。

王鐵生宋末亦法賈姚溪村云。山路隨村轉。溪晴踏軟沙。斜陽漁晒網。疎竹露人家。行蟹上枯岸。飢禽銜落花。老翁分石坐。閒話到桑麻。又有晴雪添崖瀑。春雲雜曉烟。敲門僧踏梅花月。入夜猿啼楓樹霜。

文信公不以詩重。而公實能詩。雲端云。半空天矯起層臺。人道劉安卓馬來。山上自晴山下雨。倚欄平立看風雷。有履險如夷之概。又人皆有喜榮三仕。吾尚無文送五窮。酬菊醉餘披草坐。探梅吟罷帶花回。佳句也。

詩壞而宋衰。垂亡而詩道反振。林景熙詩曰。開池納天影。種竹引秋聲。日斜禽影亂。水落樹根懸。香飄苔徑花誰惜。影落寒泉鶴自看。老愛歸田追靖節。狂思入海問安期。萱草堂深衣屢寄。桃花觀冷酒重攜。僧閒自與雲來往。鶴老應知城是非。何讓唐人。咏秦本紀尤佳。瑯琊臺上晚雲平。虎視耽耽隘八紘。萬里不知人半死。三山空覓草長生。兆來鬼璧沙邱近。威動神鞭海石輕。書外有書焚不得。一編圯上漢功名。又夢回荒館月龍秋。何處砧聲喚客愁。深夜無風蓮葉響。水寒更有未眠鷗。

讀唐義士清父涇詩。令人泣下。如鳳去只餘韶樂在。雁來還有帛書無。江南頻歲建杓移北斗。何人持節救東甌。徒廣大旗唵靄雲藏闕。水陣周遭雪壓城。徒海島上有人悲義士。水邊無處問君王。崖山字字酸辛。不獨冬青詩也。

謝翺泉羽效孟郊體云。牽牛秋正中。海白夜疑曙。野風吹空巢。波濤在孤樹。酷似之矣。文亦似詩。得寒瘦

之妙。又曰。歐梅惡西崑使事。力欲矯之。夫俗題不得雅事。點染何以成文。但不可排砌如類書耳。又曰。宋人好用心于無用之地。如山谷之注喚起催歸爲二鳥名。東坡之用玉樓銀海于雪詩是也。又曰。詩中使事如使材。在能者之運用耳。

又曰。詩嫌于盡。

又曰。煉字落險僻。卽不雅而可憎。

又曰。作詩不必拘拘字句。然字不工卽害句。句不工卽害篇。

圍爐詩話卷之六

諸英俊以陳臥子所選明詩畀余曰。丈丈高論。請於此指其實焉。余答之曰。明初之詩。尙自平秀宏治以後。化爲異物。不可謂之詩矣。獻吉立朝大節。一代偉人。而詩才之雄壯。明代亦推爲第一。其詩之深入唐人閫奧者。安敢沒之。如臥病一春違報主。啼鶯千里伴還鄉。上句言坐獄。卽退之琴操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之意也。下句言人情寥落。卽楚詞波濤以來迎。魚鱗以媵余。義山歸去橫塘晚。華星送寶鞍之意也。使獻吉平心易氣。全集皆然。余安敢不推爲唐人奉爲盟主。惟其粗心驕氣。不肯深究詩理。秖託少陵氣岸以壓人。遂開宏嘉惡習。李于鱗之才。遠下獻吉。踵而和之。淺夫又極推重。遂使二李並稱。瞎盛唐之流毒。深入人心。不求詩意。惟求好句。不學二李。無非二李。今欲發明三唐詩道。推爲禍首。則余所極敬慕之偉人。口誅筆罰。不敢恕矣。蓋獻吉本非有得於杜詩而爲之也。自負其才。不得入翰林。致怨於李賓之。見其詩句平淺。故倚少陵而作高大強硬之語以反之。于鱗成進士後。有意于詩。與其友請教于謝茂秦。茂秦在明人中錚錚。而未有見于唐人者也。教以取唐詩百十篇。日夜吚讀。倣其聲光以造句。于鱗從之。再起何李之死灰。成七才子一路。臥子此選。卽七才子之遺調也。

唐明詩相去天壤。今舉唐之最下者。與明之最高者較之。品位自見。許渾詩。當時謂爲不如不做者也。今又於渾詩中舉最死實者。如題衞將軍廟云。武牢關下護龍旗。挾槊彎弓馬上飛。漢業未興王霸在。秦軍

纔散魯連歸。墳穿大澤埋金劍。廟枕長淮挂鐵衣。欲奠忠魂何處問。葦花楓葉雨霏霏。首聯言戰功。次聯言高蹈。三聯言墳廟。四聯以情景結之。題中之意自足。措詞無一字虛設。但許詩俱無遠神。故當時不重之耳。明初咏白燕者紛然。推袁凱第一。稱爲袁白燕。起句云。故國飄零事已非。舊時王謝見應稀。失之于泛。燕亦可用。次聯云。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二語是操。第三聯應縱。而曰柳絮池塘春入夢。梨花庭院雨沾衣。與次聯輕重無別。如時文之後比。亦實做如中比也。唐人之中二聯無虛實者。必第七句轉。末句收。凱不知此法。其末聯云。趙家姊妹多相妬。莫向昭陽殿裏飛。語泛與起同。八句中起結是燕。非白燕。第三聯重出。止有兩句是白燕。比衞將軍廟詩如何。使凱學識大進。重作此題。于白燕上一絲不漏。只可比崔珏鴛鴦鄭谷鷓鴣死句。未是曹唐病馬活句。以無袁凱在其中。畫也非詩也。詩須有爲而作。非自託則寄慨寄規。正德間有妓女咏骰子者云。一片寒微骨。翻成面面心。自從遭點汚。拋擲到如今。字字切題。而又字字寄慨。有此妓在詩中。豈如袁凱詩止有二句畫白燕乎。凱詩雖非合作。而猶清新。宏嘉陳濁者當拜凱以學畫。凱乃拜此妓以學詩。

明人見識力量。只到得許渾而止。未見晚唐好詩。何況盛唐。空同最膾炙人口者。朱仙鎮詩。與許渾衞將軍廟詩何異。豈有纖微深意遠神。而以盛唐自許耶。

于鱗詩刪去宋人。而以明人直接盛唐人。今有范氏所選歷代詩亦然。余謂宏嘉習氣。流注人心。即此可驗。

獻吉高聲大氣。于鱗絢爛鏗鏘。遇湊手題。則能作殼硬浮華之語。以震眩無識。題不湊手。便如優人扮生旦。而身披綺紗袍子。口唱大江東去。爲口口所鄙笑。由其但學盛唐皮毛。全不知詩故也。

徒手入市。而欲百物爲我有。不得不出于竊。瞎盛唐之謂也。竊國者在前。後人又竊其鉤。

二李于唐詩之意在言外。宋文之法度謹嚴。實無所見。故其文則蔑韓歐而學史漢。其詩則蔑韋柳而學盛唐。敢言古文亡于昌黎。不讀大歷以後一字禪者云。吾參究三十年。方知識羞。後之智人稱之曰。好箇識羞二字。彼既自以爲能見韓歐韋柳。無史漢盛唐字句。故出此言。總爲無三十年參究苦心耳。元美于文章。以震川爲梗。晚知自傷。餘三公沒齒不覺。夫韓歐韋柳。才豈下于四公。班馬盛唐。寧不效學。得其神者不襲其形也。子受體于父。而四肢五官。不能盡似。子既自成人身。自有引業滿業故也。若搏土刻木。以肖其人。無一不肖。本非人身故也。豈可以土木之肖者爲子。而望以烝嘗嗣續也哉。昌黎學子長而不似子長。永叔學昌黎而不似昌黎。以其雖取法乎古人。而自有見識學問也。詩文在神理不在字句。古學如飲食。俗學如糞溺。飲食粗糲不妨。惟著少少糞溺。全缶俱棄。

臥子氣岸。其學詩也。纔知平仄。即齊肩于李杜高岑。不須進第二步。其作詩也。凡題皆是早朝秋興。更不曾有別題。其論詩也。一出語便接踵于西河鍾嶸。更不慮他人有不奉行者。不意學問中有如是便易事也。

所謂才子者。須是王子安弱冠之年。學問文章。如江如海。乃可稱之。滕王閣序之王將軍之武庫。古今惟

楊升菴知是王僧辨釋迦佛成道記。貫串釋典。高僧爲之挂線注釋。受年非多。不知何以能爾。明之才子。拔茅連茹。只可其黨白稱耳。年至四十。須作學者。若稱才子。是四十而稱娘子。祖逖所以取譏也。前七才子者。北地李夢陽。信陽何景明。武功康海。鄠杜王九思。吳郡徐禎卿。儀封王廷相。濟南邊貢。復古。須是陳拾遺之詩。韓退之之文。乃足當之。獻吉摹剝盛唐。元美掃剝班馬。妄稱復古。遺禍無識。余之深恨二李也有故。天啟癸亥。年始十三。自不知揣量。妄意學詩。得何人所刻盛明詩選。陳朽穢惡之物。童稚無知。見其鏗鏘絢麗。竟以盛明直接盛唐。視大歷如無有。何況開成。自居千古人物。李杜高岑。乃堪爲友。鼻息佛雲者十年。癸酉冬。讀唐人全集。乃知詩道不然。返觀盛明詩選。無不蠟屐其外。敗絮其中。自所作詩與平日言論。如醉後失禮于人。醒時思之。慚汗無地。吳地有秋根之名。謂本無所知能。而自以爲甚知甚能者也。如吳喬者。秋根何辭。年七八十。一句不辦。始謀不臧。致之也。曾爲蕩子偏憐客。是以不遘醜態而極陳之。

辛未壬申。余于歐蘇稍有一隙之明矣。猶謂明人文不合宋詩不達唐。次年始知其謬。邪說之易于惑人。下愚之難于改步如此。

宋轅文北行詩曰。鴻雁自南人自北。一時來往月明中。懷鄉之意。不言自見。唐人句也。臥子過陳徵君故居詩。有曰白楊漫指東西路。叢桂空留大小山。通篇清婉。不讓唐人。李舒章云。青樓隨意入。不信有相思。清新俊逸。竟是崔國輔語。此選慢世。盡舉二李之醜態。以警逐臭者耳。其讚美語。乃是淆訛公案。機輪轉處。作者猶迷。人勿被三君換却眼珠也。

劉青田詩稍傷筆重而力厚思深有由心語可觀者多在明初可稱作手楊孟載詩可比韋莊工力細密高季迪各體俱工七律有數十篇可觀王伯安胸襟好七律得子美骨有數十篇可觀而此中收之甚少以其不合於盛唐皮毛耳棄不合皮毛之清新而收合皮毛之陳濁其貽害於鄉里後來者大矣嘉定以震川故文章有唐叔達諸公常熟以口口故士人學問都有根本鄉先達之關係顧不重哉

丙申丁酉余在都中與臥子高足張青琱相晨夕熟聞此集中議論積久難忍因調之曰王文肅公之紀綱有阿五阿七阿五之斷養曰我天下第四人也聞者驚叩其故曰第一朝廷第二老爺第三我阿爹第四豈容多讓少陵第一空同第二臥子第三第四更無他人也又嘗語之曰君須進生大黃一斤瀉去腹中陳臥子始有語話分渠大不懌而無以復也青琱又云臥子爲紹興推官時巡按某問以明朝文人孰爲大家對曰僉州各體俱備又問以後爲誰答曰某甲余謂之曰四部稿如夏月大庖穢氣逆鼻艾千子之言最爲忠告君何以不勉使深心細讀耶又不懌雲間才藪明眼猶在必不盡如青琱作第四人也

宏嘉詩文爲錢口口艾千子所抨擊醜態畢露矣以彼家門徑易知易行便於應酬而又冒班馬盛唐之名所以屢仆屢起

予鄰甜邪俗耜惑人更甚獻吉凡外贅中乾者皆其習氣所誤也

震川之文明人之最善者也猶當讀之一過以知其造詣比古人如何而已既有暇日何不深讀唐宋人之文章耶漢魏六朝三唐之詩如連山大海而切切然于宏嘉之詩絕不可解

全唐詩何可勝計。于鱗抽取幾篇。以爲唐詩盡於此矣。何異太倉之粟。陳陳相因。而盜擇升斗。以爲盡王家之蓄積哉。唐人之詩工。所失雖多。所收自好。臥子選明詩。亦每人一二篇。非獨學于鱗。乃是惟取高聲大氣。重綠濃紅。似乎二李者也。明人之詩不工。所取皆陳濁膚殼無味之物。若口齋列朝詩早出。此選或不發刻耳。生長三家村。見百金者以爲崇愷。入縣城而知爲不然。況入通都大邑乎。斤斤二李。蓋不見唐詩耳。不服者曰。雖道唐詩。彼不曾見。答曰。幾曾見來。有現證在。季天中謫遼左。選此者作送行詩曰。鐵嶺金州道路難。其徒絕嘆爲盛唐。余曰。易銅以鐵則更勁。易珠以金則更煉。何患不盛唐。張謂此詩首聯云。銅柱珠崖道路難。伏波橫海舊登壇。言險遠而獷也。次聯云。越人自貢珊瑚樹。漢使何勞獬豸冠。譏求金求車遣法官也。三聯云。疲馬山中愁日晚。孤舟江上畏春寒。恐誨盜又愛友也。結云。由來此貨稱難得。多恐君王不忍看。諷黷貨勞民也。其後竟有中官呂太乙收珠阻亂之事。少陵詩亦曾及之。謂詩深廣有關係如是。今乃截取一句。換字以爲盛唐。呵呵。讀書須眼光透過紙背。勿在紙面浮去。此中物如銅鑼銅鼓。京師新開店面者。以爲鬧市聚人之用。

人有問作詩之決者。仲默指堦下花曰。色而已矣。其本領可知。仲默設色之善者。宛似唐人。以意求之。方知其僞。獻吉病笨重。氣又傲。如對倉父。酪羶蒜臭觸鼻。

獻吉亦知詩妙處。在有言外之意。求工於字句。心勞日拙。而所作反是。元美之譏錢起佳氣長浮仗外。峯爲泛亦然。

煆者有冷鎚於成刀後細密加鎚也精鐵得此愈見堅利毛鐵則破碎矣注釋詩文之冷鎚也有意則精彩倍加無意則破碎不堪矣請以此中所鄙而不收之魏澤過侯城里詩與所收之驚心動魄之李獻吉秋望詩並注而同論之侯城里乃方正學之故里成祖之待建文忠臣從古所未有爲之臣者既不可明言而正學之謀國不無可議事既至此又不忍深咎此其立言之難也詩曰箝輿衡雨過侯城俯仰令人感慨生黃鳥叫人空百囀清猿啼淚只三聲能融景入情矣又曰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當時豈無雪菴輩而方不容然者名爲之也盛名虛名也方固正人而非文種范蠡謀國之才太祖拔之以付建文遂柄國政又爲道衍所薦成祖必欲屈而用之以致言語抗激而成十族大禍是難居也誅竄之濫及于朋友門人郡邑爲之蕭索然帝王與匹夫言語爭勝淫刑至此大喪君德故託之正學神魂所不忍見則貽禍于親戚朋友之過自在其中而成祖之過舉亦自見故結云却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澤于當時未有詩名而情深詞婉有如此選者以其無高聲大氣重綠濃紅目如不見也獻吉秋望詩曰黃河水繞漢宮牆水而繞牆近之至也是漢何宮瓠子宮與下文不合謂以古比今則明無離宮牆字本趁韻而違礙實甚又云河上秋風雁幾行在蘭州及娘娘灘猶可餘處則爲膚話篇中無處可據也又云客子過濠追野馬將軍韜箭射天狼刺避敵也在大同則濠字不落空其城沿邊有濠有地網餘處則濠字落空湊數矣又云黃塵古渡迷飛輓渡須有水是說何處又云白月橫空冷戰場釋典謂朔爲黑月望爲白月言時非言月也彼見白月二字新僻于明月卽爾用之不知出處意義也月體如盃何可言

橫月光偏地橫又不可選者謂此詩驚心動魄當是以文理全無故如是耳如次聯意結當用唐休璟張仁愿有邊功者而曰聞道朔方多勇略只今誰是郭汾陽汾陽有破賊功無邊功其便橋之事乃和戎非戰功也若指郭登上文又無土木事意直是湊字湊句見韻即趁一經注釋百雜碎耳其秋懷詩曰慶陽亦是先王地門對東山不留墳白豹寨頭惟皎月野狐山北盡黃雲天清障塞收禾黍日落溪山散馬羣回首可憐聲鼓急祇今誰是郭將軍若在趙元昊時可以先王地寄慨宏治時何故說此非作地志不定方向何故言門對東山不留墳且其城只有一門矣宋楊幡金山詩曰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遠勝於此王平甫猶曰莊宅牙人語解量四至見此當何如耶首句已出慶陽次聯又用白豹寨野狐山重複無意惟皎月盡黃雲言無民物也第三聯却云收禾黍散馬羣則又有民物矣任手寫去竟不思量此聯隔斷遂致結意與次聯不相接其二云宣宗玉殿空山裏野寺霜黃鎖碧梧不見虎賁移大內尚聞龍舸戲西湖芙蓉斷絕秋江冷環珮淒涼夜月孤辛苦調羹三相國十年垂拱一愁無明無離宮西山梵宇乃內侍倚懿旨爲之何以言宣宗玉殿虎賁龍舸屬對精工名下無虛而移大內戲西湖是何事何意二句與空山玉殿有何關涉燕地何以有江此句抄魚龍寂寞秋江冷而換四字下句抄環珮空歸月夜魂而換三字倒一字也人臣安得以高緯比宣宗由北地大梁竟無北齊書也第三首曰苑西遼后洗粧樓檻外芳湖靜不流如此起手與子美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同法而獻吉續以亂世君臣何也又曰松柏深愁似陵廟不似宮苑矣秋興之雕闌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鷗言無人也此竊

之曰雕欄玉柱留天女。意者用詰汾事以寓刺亦可。而又竊之曰錦石秋花隱御舟。則賦實事矣。是何意耶。結曰萬古中華還此地。我皇親爲掃神州。是收上文何意。莫非滿紙散錢。

明詩之爲異物。於敍景最爲顯著。詩以身經目見者爲景。故情得融之爲一。若敍景過於遠大。即與情不關。惟登臨形勝不同耳。獻吉桂殿詩曰。桑干斜映千門月。桑干水自大同而來。相去甚遠。何以映宮門之月。又云。碣石長吹萬里風。幷無千門字面。可用之川廣雲貴矣。其裔太師宅飲別云。燕地雪霜連海嶠。漢家簫鼓動長安。大且遠矣。與當時情事何涉。雖有哀樂之情。融化不得。豈非如牛頭阿旁異物耶。

獻吉潼關詩曰。咸東天險設重關。閃日旌旗虎豹閑。隘地黃河吞渭水。炎天白雪壓秦山。舊京想像千官入。餘恨逶迤六國還。滿眼無非棄繻者。寄言關吏莫嗔顏。函谷關在漢武時。楊僕移之而東。置於新安。去舊地三百里。仍名函谷關。獻帝建安四年之前。仍移置於舊關之西二十里。始名潼關。東西二關。互爲興廢。何以曰重關耶。炎天太煞無謂。或者別有出處乎。白雪言歌則無謂。言雪則剩白字。亦不敢測。秦山者。終南深處也。與潼關無涉。宮門乃可用千官。與關門無涉。惟第六句用過秦論有根本。眞是才子大家。結用棄繻。疑是與其侶公車出關之作。夫事可寄意者甚多。何至用此耶。總爲胸中不曾立得一意。五十六箇盛唐字面。在筆端亂跳。勉強押韻捱拈湊。在紙上而已。宋人即不然。胡宿詩曰。天開函谷壯關中。萬古驚塵向此空。言其扼要也。望氣已能知老子。棄繻何不識終童。或者譏守關人乎。漫持白水先生論。未抵鳴雞下客功。二聯用四人。點鬼簿官避符命。已歸如掌地。一丸曾悞隗王。東收上文不住。未爲合作。比獻

吉爲有頭緒矣明人不成詩以不知題意當如何立宋人無高致以其惟恐去却題目也唐人更不然崔顥題潼關樓云客行逢雨霽歇馬上津樓山勢雄三輔關門扼九州川從陝路去河遶華陰流向晚登臨處風烟萬里愁氣度視宋明人如何

空同朱仙鎮詩結處獨承第三句何也野泊而曰水立黃龍鬬景耶情耶豈非牛頭阿旁之異物耶獻吉亦有蠻方故啟流官路漢史終收痛哭書何故不盡如此造句耶平凉詩刺諸王語也前後都無照應何也

唐人王貞白太液池詩此波涵帝澤以波與澤犯而改爲中獻吉之深夜悲歌泣孝宗好句也却悲泣相犯而不知心粗故也心粗者無一事有成

仲默戲效義山云班女愁來賦與豪戲效者不屑之詞也義山詩如是乎呵呵

仲默不作豪態不甚可厭筆比獻吉稍輕秀最宜今日應酬

教職彭民望落魄不遇李賓之贈以詩云斫地高歌與未闌歸來長鋏尙須彈秋風布褐衣猶短夜雨江湖夢亦寒木葉下時驚歲晚人情閱盡見交難長安旅食淹留地慚愧先生苜蓿盤此詩細密獻吉必不能辦何以妄輕賓之山谷官葉縣尉有詩云俗學近知回首晚病身全覺折腰難介甫見之以爲非奔走俗吏除北京教授獻吉于鱗之橫行總由居上位者無目爾

于鱗入覲賀建儲云伏謁不違顏咫尺十年西省愧爲郎此二句有意可誦不同他篇明朝黨禍成於册

立之緩。詩若爲此事。恨不早諫。則少陵也。若以昔不在翰林。不得近君。至外轉入覲。得見天顏。則淺矣。然非集盛唐字以成句者也。

句中虛字多則薄弱。實字多則窒塞。猶是皮毛之論。子美之數回細寫愁仍破。萬顆勻圓訝許同。不見薄弱。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不見窒塞。有意故也。于鱗之河堤使者大司空。上客相如漢大夫。東方千騎古諸侯。仙郎起草漢明光。牋奏萬里越王臺。有何意味。是飽嗽棗栗。窒塞欲死者之語也。

于鱗惟春流無恙桃花水。秋色依然瓠子宮。是佳句。而元人已有舊河通瓠子。新浪漲桃花矣。

懷泰山。乃夢遊天姥之類。非遊也。于鱗乃曰。河流曉挂天門樹。海色秋高日觀峯。金篋何人探漢策。白雲千載讀秦封。直是遊泰山矣。且四句全無意思。

于鱗倣漢人樂府。爲口口所攻者。直是笑具。

于鱗送之任慶陽者曰。大漠清秋迷隴樹。黃河日落見層城。十四字中畫作六截。大漠在塞外數千里。隴山在慶陽南千里。何以大漠清秋迷得隴山之樹。慶陽城去黃河東西北三面皆千里。何以黃河日落得見慶陽之城。文理通乎。縱令沙漠之清秋。得迷隴山之樹。黃河之落日。得見慶陽之城。與別情何涉。王右丞高達夫送別七律具在。豈曾如此。喬至不才。代筆送別。詭遇之談。亦不如是。至于江漢日高天子氣。樓臺秋倣大王風。吳門謔好大者。題其銘旌曰。申相國壁鄰王媽媽之柩也。直是昏狂醉夢。

于鱗曰。地坼黃河趨碣石。眞是唐人語。若是明人。即知黃河在宋眞宗時入淮矣。偕大白雪樓。竟無一册

山經地志。

于鱗只學李頎之新加大邑綏仍黃故以少陵爲隋放題有望字方可說到千萬里而盧綰長安春望司空曙長安秋望皆不然若在二李岷山滇江俱作詩材大家故也。

李頎諸體俱佳七律中之題璿公山池宿瑩公禪房題盧五舊居亦是佳作惟送盧員外寄綦母三送魏萬送李回者是燦爛鏗鏘膚殼無情之語于鱗於盛唐只學四首而自謂盡諸公能事。

元美贈楊武選云漢壁晨馳大將牀武選不當用將帥事且床字用華元事也可用晨字乎高城雨過涼生袂涼從雨來殘夜花明月滿樓月從花來乎全失造句之法。

元美書庚戌秋事略不及嚴嵩縱敵仇鸞欺君只寫瑚弓玉几等字以爲盛唐子美諸詩如是乎。

余題此選七律云甚好四平戲唉聲徹太空人人關壯繆齣齣大江東鑼鼓繁而振衫袍縈又紅座中腦盡裂笑樂殺村童此選卽臥子所選明詩

詩人不跳過宏嘉深沒頂闊百丈之糞溝終是四平腔戲子不惟其意而惟其詞必跳不過。

劉夢得云新詩一聯出白髮數莖生不肯襲前人舊樣并不落自心淺近處也宏嘉不用自心只以唐人詩句爲樣子獻吉以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爲句樣仲默以花迎劍珮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春城月出人皆醉野戍花深鳥去遲爲句樣元美以萬里悲秋長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爲句樣于鱗以秦地立春傳太史漢宮題

杜憶仙郎。顧盼一過丞相府。風流三接令公香爲句樣。不須閒暇。于昏酣忽遽中。得題便作。不立意。不布局。惟置句樣于心目間。依而爲之。冠冕鏗鏘。卽以盛唐自命。故其得意句。皆自樣中脫出。如糖澆鴛鴦隻隻相似。求以飛鳴宿食。無有似處。祇堪打破唱兒童而已。彼亦有好句。若求之以意。求之以局。則爲一屋散錢。杜詩如暫往比鄰去篇。有何好句。而人不能及者。有意故耳。有意則有情。自然意味無窮也。余癸酉以前。視此輩詩如金玉。癸酉以後。視此輩詩如瓦礫。丁亥以後。視此輩詩如糞穢矣。

二李派詩句。換其題。皆是絕妙好詞。喬太師宅之詩。燕地雪霜連海嶠。移之登臨。移吟猿見月移孤樹于山中。移宿雁驚人起別灘于江南。皆合作矣。結云二十逢君同躍馬。十年迴首笑彈冠。既用彈冠事。移之譏喬不薦拔。卽合作矣。上客相如漢大夫。移之爲趨炎。則妙矣。徐禎卿贈別云。徘徊桂樹凉風發。仰視明河秋夜長。別時草草悤悤。那有此孤獨寂寥景象。移之懷人。卽相稱矣。此輩詩皆極好有意。只是題目差耳。盡改其題爲眺望登臨。莫非合作。

余之乞食詩句。使一生如此作數百篇。加以闊大挺囗。昂然自命盛唐。誰其禁之。以返之自心。於哀情樂意。略不相關。故不爲也。我自有我身心。蘇李之高。鍾譚之陋。總是彼物。與我何與。呵呵。竊謂選此者。猶是吳喬十五六時。以盛明直接盛唐之見識。而宏嘉名公之詩。只到得吳喬乞食草而止。此言在我雖妄。在彼宜自攻也。

又問曰。某篇壓卷之論。鍾譚亦不伏。尊意與之同乎。答曰。鍾譚爲誰。有何著作。我皆不之知也。凡詩對境

當情。卽堪壓卷。余于長途驢背困頓無聊中。偶吟韓琮詩云。秦川如畫渭如絲。去國還鄉一望時。公子王孫莫來好。嶺花多是斷腸枝。對境當情。眞足壓卷。癸卯再入京師。舊館翁以事謫遼左。余過其故第。偶吟王渙詩云。陳宮興廢事難期。三閣空餘蕙草基。狎客淪亡麗華死。他年江令獨來時。道盡賓主情境。泣下沾巾。眞足壓卷。又于閩南道上吟唐人詩曰。北畔是山南畔海。祇堪圖畫不堪行。又足壓卷。余讀子美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不見其敍景之妙。有朝士言殿廷間儀衞風物。十四字中道盡。亦對境當情故也。二語必壓卷矣。余所謂壓卷者如是。

宏嘉派。實自二高發之。廷禮之早朝詩。季迪之大祀詩。與宏嘉何異。季迪比孟載有氣岸。而細密不如。

明初人詩。猶守本分。不作過頭大話。

于鱗見元美文學史漢。乃學左傳。欲以勝之。笨伯固宜如此。湯若士。慧人也。亦欲學初唐以勝二李。何蚊袁中郎亦欲翻二李。而識淺力薄。反開鍾譚門竇。

唐詢仲言。奇士也。幼瞽而博學。于崔國輔魏宮詞。李義山漢宮詞。皆能識其隱奧之意。惟於于鱗鍾譚。不敢一掃去之。爲可惜耳。

七言排律。子美止有二篇。亦不甚佳。其難可知。明人以爲能事。文長不免也。

吳梅村詩曰。不好詣人貪客過。慣遲作答愛書來。意簡倨而詞微婉。北上云。身是淮王舊雞犬。不隨仙去落人間。哀感發於至情。唐人句也。

于鱗有海內知名兄弟少。天涯宮跡左遷多。甚清新。却將唐人塞斷自心。甚可惜也。

唐子畏題墨菊云。黃花無主爲誰容。冷落疎籬曲徑中。錯把黃金買脂粉。一生顏色付西風。寄託生平盡矣。明詩所少。

張汝弼云。東家女兒髮委地。日日高樓理雲髻。西家女兒髮齊肩。買粧假髻亦翦然。花鈿玉珥重重綴。眼底誰能辨眞僞。瑣窗二月來春風。假髻美人先入宮。可比張籍。

明人有諷友人云。十年心事酒杯間。坐對江鷗去復還。一帶西山青入眼。幾人青眼似西山。唐人詩也。

無好句不動人。而好句實非至極處。唐人至極處。乃在不著議論聲色。含蓄深遠耳。以此求明詩。合者十不得一。惟求好句。則叢然矣。如高啟有函關月落聽雞度。華嶽雲開立馬看。梁苑鐘來殘月落。漢宮砧斷早鴻過。兵馳空壁三千幟。客宴高堂十萬錢。松風吹壁鶴翎墮。梅雨過溪魚子生。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不共人言惟獨笑。忽疑君到正相思。白下有山皆繞郭。清明無客不思家。郭子章有家在淮南青桂老。門臨湖水白蘋深。王禕有夕陽元度飛輪塔。曉雨文通夢筆橋。劉基有夜永星河低半樹。天清猿鶴響空山。宋濂有紅錦裁雲朝奠雁。紫簫吹月夜乘鸞。楊基有六朝舊恨斜陽外。南浦新愁細雨中。春水染衣鸚鵡綠。江花落酒杜鵑紅。斜陽芳草遲遲暮。流水桃花去去春。席因留客常虛左。簾爲青山盡捲西。松下琴書晴亦潤。竹西窗戶晚猶明。孫左司有天與數書皆鳥跡。家傳一劍是龍精。楊訓文有小姑殘照收江左。大別寒烟銷漢陽。郭丹屋有湖勢欲浮雙塔去。山形如擁五峯來。徐璣有郢中白雪無人和。湖

上青山有夢歸。顧觀有重經白下橋邊路。頗憶元都觀裏花。鴻雁一聲天接水。蒹葭八月露爲霜。浦長源有雲邊路遶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衣上暮寒吳苑雨。馬頭秋色晉陵山。張士珩有地與樓臺相上下。天連星斗共浮沈。謝元功有天日可明歸漢志。風雲猶似下齊兵。淮陰廟。方行有採窮江漢無靈藥。歸到驪山有劫灰。瞿佑有射虎何人逢李廣。聞雞中夜舞劉琨。陳汝言有佳人搗練秋如水。壯士悲笳月滿城。解縉有黃菊花開高士醉。青門瓜熟故侯歸。王文安有夜斬單于冰上渡。曉驅番馬雪中騎。夏瓊有白雪作花人面落。青山如鳳馬頭看。劉崧有林花落處頻中酒。海燕飛時獨倚樓。甘瑾有東風門巷桃花落。流水池塘燕子飛。曾棨有玉樹歌殘猶有曲。錦帆歸去已無家。林鴻有堤柳欲眠鶯喚起。宮花乍落鳥銜來。劉欽謨有一春空自聞啼鳥。半夜誰來問守宮。陳思賢有山雲映水搖秋色。浦樹含風送晚凉。王希範有歸去天涯雙白鬢。夢回江上一青山。輓舒原有珠崖日落天低海。銅柱雲寒雨過城。許彬有黃河九曲天邊落。華嶽三峯馬上來。郭登有青海四年羈旅客。白頭雙淚倚門親。劉績有孤鐘暗渡新豐柳。遊騎晴驕上苑花。張光啟有雲深蜀魄呼名語。月冷元猿傍客啼。姚廣孝有林封茅屋常疑雨。泉響松岩半是風。吳振三有青山遠戍寒煙積。芳草平沙夕照多。史鑑有華髮鏡中看漸短。故人天際信全稀。沈周有匈奴人自忘甥舅。僕射今誰託弟兄。雲外旌旗娑勒渡。月中刁斗受降城。童軒有黃菊酒香人病後。白蘋風冷雁來初。劉大夏有幾處白雲前代寺。數村流水野人家。文太僕有相思人在青山外。盡日舟行細雨中。薛瑄有翼軫衆星朝北極。岷嶓諸嶺導南條。天連巫峽長多雨。江過潯陽始上潮。莊昶有溪聲夢醒偏隨枕。山色

樓高不礙牆。狂搔短髮孤鴻外。病臥高樓細雨中。殘書楚漢燈前壘。小閣江山霧裏詩。病目花石未成猶有淚。舞鸞雖在不驚塵。陳憲章有竹林背水題將徧。石筍穿沙坐欲平。王伯安有萬里滄江生白髮。幾人燈火坐黃昏。半空虛閣有雲住。六月深松無暑來。春山日暮成孤坐。遊子天涯正憶歸。沙邊宿鷺寒無影。洞口流雲夜有聲。幽人月出每孤往。棲鳥山空時一鳴。山色古今餘王氣。江流天地變秋聲。棋聲竹裏消殘晝。藥案窗前對病僧。顧璘有古寺頻來僧盡老。重陽欲近蟹爭肥。御前却輦言無忌。衆裏當熊死不辭。寒菊抱花餘舊摘。慈烏將子試新飛。王稺登有共道麻姑如好女。笑看萊子似嬰兒。美人學舞魚腸劍。斷養能開兕角弓。重過楊家舊亭子。深悲侯氏老門人。莊定山舟中云。千家小聚村村暝。萬里河流岸岸同。又北海風回帆腹滿。長河霜冷岸痕高。又云。心無牛口千秦穆。跡繼龍頭愧邴原。又云。電懸雙眼凝秋水。髻擁三花御野風。又云。天關星辰遺舊履。橘洲歲月有殘棋。又云。招隱誰甘同寂寞。著書不獨爲窮愁。又云。後時自許甘溝壑。前席將無問鬼神。浮世虛名非得已。出山小草却悲人。宗子相有誰家羌笛吹明月。無數梅花落早春。又云。愁邊鴻雁中原去。眼底梅花畏露多。王直夫有舊時僧去竹房冷。今日客來山路生。王越有鞶被胡笳吹作雪。心因烽火煉成丹。桑民懌過禰衡墓云。能言賈禍眞鸚鵡。覽德冥飛愧鳳皇。袁仁有三月鶯花雙屐百年天地一閒人。

宏嘉諸公所以致此者。有六故焉。一時文。二早捷。三高才。四隨邪。五事繁。六泛交。詩與古文門徑絕異。時文于二者更異。彼既長于時文。卽以時文見識爲古文詩。骨髓之疾也。早捷則心驕。忠言無聞。才高則筆

下易得斐然不以古人自考離合隨邪則纔執筆便似唐人終身更無進步事繁則應酬如麻無暇苦吟詳讀泛交則逼迫徵求不容量人而出六病環攻雖青蓮少陵不能不爲二李

黃公云謝茂秦謂阮公一身不自保何暇戀妻子不如裴說避亂一身多云云如是詩只在一句耶得心應手偶爾寫懷兩句非衍一句非綴承接處各有氣脈一篇自有大旨那得如此苛斷

又曰專於謝者失之飯飣專於陶者失之淺易此言得之

又曰立意易措詞難專乎意則涉議論而入於宋工乎詞或傷氣格而流爲晚唐此亦妙論

茂秦屢誨人以悟然其所云悟特聲律耳得處爲淹雅失處則流爲平熟

又曰袁石公盛推宋人詩文有可以超秦漢而軼盛唐者韓柳元白歐則詩之聖蘇則詩之神陶僅取其趣謝僅取其料李杜稍假以大家出六子之下石公從陝還亦知自悔而年已不逮

圍爐詩話跋

修齡先生所譔圍爐詩話。膾炙藝林。其排擊七子。探源六義。議論精到。發前人之所未發。惟詞鋒凌厲。間傷忠厚。殆以王李之派。迷溺已深。有激使然歟。是本爲先大父漢昇公所貽。大父性耽吟咏。論詩最善修齡之說。所著自娛集寄廬詩鈔。抒寫性靈。不襲僞體。曾客江右石成峨中丞幕。未一載。亟歸省親。繼中丞屢以書招。公答詩云。失期已驗姓名間。黃鶴卽祖諱從來去不還。莫道野人同鹿豕。只緣日影薄西山。杜門色養。不復出也。此書卽在幕中手錄者。又假別本是正。手澤猶新。洵爲善本。今春若雲先生購是書付梓。爰舉以相贈。繕錄後參校一過。因綴數語于末。時嘉慶戊辰閏五月黃廷鑑識。

吳修齡先生圍爐詩話六卷。持論名通。一掃皎然詩式。滄浪詩話之陋。其所服膺。在馮氏定遠賀氏萬公。故採錄二家之說爲多。而其自抒心得。尤足以鍼膏肓而起廢疾。其說謂詩中當有人在。固屬千古名言。謂唐人不違比興。自宋以後。比興全失。則六義之奧。風騷之旨。蕩積石而溯崑崙矣。趙秋谷談龍錄云。三客吳門。徧求其書不可得。蓋當時已珍祕之甚。余從琴六黃君處。得其家藏鈔本。繕錄詳校。復從業師陳海木先生。假得別本是正。遂與修齡所著手臂錄。同付剞劂。以成雙璧。修齡本畸人。名殳。亦名喬。太倉人。贅於崑。故又爲崑山籍。茲刻名稱里籍。各仍其原書之舊云。虞山張海鵬

識。

月山詩話

篡仁恆

本館據藝海珠塵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月山詩話　四十三則

清　宗室恆仁纂

先公爲議政大臣。屢蒙御書之賜。雍正二年七月。上賜詩扇一柄。書劉楨贈從弟亭亭山上松一首。蓋欲隆以家人之禮。兼勉以大臣之節。雖一時染翰而用意宏遠。如此。前代帝王所未有也。

本朝宗室詩人。當以文昭子晉爲第一。紅蘭格卑。問亭體澀。皆不及也。子晉詩凡數變。余尤愛其少壯時作。清新俊逸。具體古人。晚年詩流於率易。蓋自古詩人通病。免此者鮮矣。

唐人詩無過二千首者。白樂天詩較諸家獨富。凡二千八百餘首。猶有集中遺漏者。鄭谷題太白集云。何事文星與酒星。一時鍾在李先生。高吟大醉三千首。留著人間伴月明。余欲易一白字。移贈樂天。豈不更切耶。（太白詩。凡千首有奇。）

楊升菴曰。太白浩然。韋儲集中七言律。不過數首。惟少陵獨多至二百首。（按少陵七律。止一百五十首。今云二百。非也。）其雄壯鏗鏘。過於一時。而古意亦少衰矣。嘗之後世舉業時文盛而古文衰廢。自然之理。愚按杜陵詩集。較諸公獨富。而七律較諸體爲少。非若子瞻輩專以此見長者。太白浩然。自是不工此體。烏得謂多者反不如少者乎。如謂律多則古意衰。則王孟五言。恐亦不免舉業之誚矣。

唐人七言絕句。李于鱗推秦時明月爲壓卷。其見解獨出王氏二美之上。王阮亭猶以爲未允。別取渭城

白帝奉帚平明黃河遠上四首。按黃河遠上。王敬美已舉之矣。其渭城三詩。細味之。實不如秦時明月之用意深遠也。

唐人七律壓卷。嚴滄浪取黃鶴樓。何仲默取盧家少婦。王元美謂沈詩末句。是齊梁樂府語。崔詩起法。是盛唐歌行語。如織宮錦。間一尺繡。錦則錦矣。如全幅何。其論甚確。愚謂王維之敕賜百官櫻桃。岑參之早朝大明宮。李白登金陵鳳凰臺。不獨可爲唐律壓卷。卽在本集此體中。亦無第二首也。至元美所取老杜風急天高玉露凋傷。老去悲秋。昆明池水四首。杜律可壓卷者。正不止此。

李白有蜀道難詩。陸暢反其意作蜀道易。其詩不傳。

本朝紅蘭主人。送陸榮登視學西川。曾擬作一篇。不知視暢何如。去謫仙人遠矣。紅蘭又有行路易詩。亦鄙俚無謂。

太白宮中行樂詞八首。歌舞花鳥句頗重複。想見倚馬之才。不暇持擇。王逢宮中行樂詞。本擬太白。清新綺麗。反覺後來居上。

太白詩。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太白五言。未必突過建安。此特一時誇詡之言耳。韓昌黎云。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此語稍可。亦非定論。太白又云。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此語得之。

遜齋閒覽云。李杜二公。名旣相逼。不能無相忌。嚴滄浪力辯其非。余按少陵傾倒於太白至矣。而不免太瘦生之譏。是李之於杜。不能無相忌也。二公之優劣正在此。升菴乃以少陵之拳拳於太白者。爲杜不如

李之證。何其謬哉。或曰飯顆山頭之語。疑是後人僞撰。

自昔好駁杜詩者。宋楊億。明王愼中。鄭繼之。郭子章。楊愼。譚元春。而祝允明之論。尤爲狂諄。王阮亭亦不喜杜詩。今記數條於此。漁洋詩話云。杜甫八哀詩。最冗雜不成章。亦多唅噁語。居易錄云。杜甫八哀詩。鈍滯冗長。絕少剪裁。而前輩多推之。崔鷗至謂可表裏雅頌。過矣。試摘其累句。如汝陽王云云。率不可曉。披沙揀金。在慧眼自能辨之。未可爲羣瞽語白黑也。又云。何遜詩。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佳句也。杜甫偷其語。止改四字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便有傖氣。論者乃謂青出于藍。瞽人道黑白。聾者辨宮徵。可笑也。又云。杜詩舉家聞若駭。爲寄小如拳。結云。許求聰慧者。童稚捧應頗。殊不貫。宋劉昌詩蘆浦筆記云。合移童稚句作第四句。移爲寄小如拳作結。則一篇意義渾全。亦成對偶。甚有理。而錢牧齋不采其說。想未見此書耶。然此詩殊不成語。鸞尾縐文跋朱悔人花木六詠云。少陵江頭五詠。語多可笑。亦不成章。二蘇記園中草木。差強人意耳。下此則李衞公詠平泉草木。鏃鏃能新。非洪丞相盤洲草木雜詠所及。悔人六詩晚出。欲與衞公二蘇亢行。又非杜洪所及也。池北偶談云。筆墨閒錄云。退之石鼓歌。全學子美李潮八分小篆歌。此論非是。杜此歌尙有敗筆。韓石鼓詩雄奇怪偉。不啻倍蓰過之。豈可謂後人不及前人也。後子瞻作鳳翔八觀詩。石鼓一篇。別自出奇。乃是韓公勍敵。余謂八哀詩固多敗筆。然大段自見崚嶒。不必過貶。薄雲句自是偶同。豈必竊古。何以韻勝。杜以警勝。不須輊軒。朱悔人花木六詠。絕無新色。蘇子瞻石鼓詩。實不及韓。阮亭之言。非確論也。

夷白齋詩話載元釋溥光二絕句。稱其奇拔。恨不多見。其詩卽樂天蠅螟殺敵蚊巢上。豆苗鹿嚼解烏毒二首也。此公未讀長慶集。必平日不喜白體者。因知東坡詆友之語。貽害後人不淺。又嘗聞諸定齋叔父。近時栢巖和尙嘗對客誦其友人詩曰。閉戶著書多歲月。種松皆作老龍鱗。謂是佳句。與此絕類。可發一笑。

古人之誤。有不妨仍之者。杜詩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此如孟子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其非傳寫之誤無疑。後人改夏殷爲殷周。則改褒妲爲妹妲。亦無不可矣。顧寧人謂孟子舉此以該彼。此古人文章之善。其說亦恐未然。

漫叟詩話云。子建七步詩。世傳萁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一本云萁向釜中燃。豆在釜中泣。其工拙淺深。必有能辨之者。其意蓋以萁豆燃其句爲淺且拙也。不知萁乃豆莖。非釜中之物。釜中豈燃其之地。且萁豆燃其。語甚簡老。其向釜燃。不可作發端語。按子建集不載此詩。世說新語云。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云。萁豆持作羹漉菽以爲汁。其在釜中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首多二句。語始不突。然其在釜中燃。中字當是下字之誤。

謝宣遠詩。巢幕無留燕。遵渚有來鴻。杜詩。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宋嚴有翼曰。燕巢幕上。語本季札。蓋言至危也。後人因此言燕事。多使巢幕。似乎無謂。其言違矣。以余觀之。謝杜之句。持卽景語耳。不必用季札事也。後余見人家燕巢幕上者甚多。益信此語不謬。

東坡云。柳公權與文宗聯句。有美而無箴。周少隱乃云。公權蓋譏文宗享殿閣之涼。而不知人間之苦。豈故欲翻其案耶。其說恐未必然。

譚苑醍醐。楊升菴所著。補說郛者編入前集。不考之過也。稽留山樵輯古今詩話。亦仍其誤。

子昂在宋。嘗以父蔭補官。及宋亡。仕元爲顯官。故後人題其詩畫者。類多微詞。江進之乃謂孟頫生於元而仕於元。亦勢之無奈者。殆未之考耶。

朱子次敬夫韻賦羅漢果云。從遣山僧煮羅漢。未妨分我一杯湯。煮羅漢亦傾白墮薦琴高之類。然二語似近於輕薄。

朱竹垞云。網巾之制。相傳明太祖見之於神樂觀。遂取其式頒行天下。三百年未之改。然題詠者寡。獨藍靜之有三詩。余觀謝宗可詠物詩。有賦網巾云。篩影細分雲縷滑。棋文斜界雪絲乾。蓋元時已有之矣。

元吳師道集句。勸君更進一杯酒。對以與爾同消萬古愁。極工。明安公石集句。亦以二語爲對。當是偶同耳。

樂天江樓夜吟元九律詩成三十韻。中有云。每歎陳夫子。常嗟李謫仙。名高折人爵。思苦減天年。自注云。陳竟無官。李亦早夭。按子昂由正字遷拾遺。聖歷初始解官歸。不得謂無官。太白享年六十有二。豈反爲夭乎。名高折人爵二公皆然。思苦減天年。則於二公無涉矣。

杜少陵小至詩。刺繡五紋添弱線。小寒食詩。佳辰強飯食猶寒。舊嘗疑添線字。不切冬至前一日。猶寒字

反似寒食後一日。每以問人。輒遭譏議。余亦不敢自信也。近見浦氏讀杜心解。直斷爲後一日。余之疑始解。若浦氏者。眞老杜之功臣矣。又按歲時記。京師士庶多於重九後一日再會。謂之小重陽。亦一確佐也。

池北偶談一條云。霍亮雅曲周人。喜酒。好摴蒱之戲。卒後申和孟涵光爲作傳。其邑人劉津逮逢源。哭以詩云。門前債客雁行立。屋內酒人魚貫眠。或曰十四字。敗家子弟小影耳。余按二句乃唐李播見志詩。豈古人詩句又犯師兄耶。

元遺山詩。喜用古人成語。陶杜句尤多。論詩絕句云。鴛鴦繡了從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亦是古句。（朱子云。子靜說話。當是兩頭明。中間暗。其所以不說破。便是禪。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然遺山大家。此固無害。今人無前輩筆力學問。動輒以古句爲不時之需。豈能免剽竊之譏耶。宋漫堂題尤悔菴萬峯探梅圖。有香山句子取相贈。從此無多二十場之句。猶云偶一爲之可耳。余澹心此題六絕句。每首末句。皆用古人成語。如少陵有句猶能記。詩卷長留天地間。昌黎有句猶能記。看吐高花萬萬層。既非自爲。又非集古。名爲創體。實墮惡道。然所引之詩。猶不失題旨也。近見石城方鳴夏詠水仙花。有云我拈杜句笑相贈。淡掃蛾眉朝至尊。七字全無著落。不知爾時如何下筆。

明劉定之雜志引王介甫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終身眞僞有誰知。且曰。其意謂已嘗辭館職。出于眞。異已者若司馬君實辭樞副。范景仁辭翰長。出于僞。爲莽之徒云云。愚按此四句。乃樂天放言詩。非介甫詩也。當是介甫嘗引此詩以譏君實景仁。而定之因誤以爲介甫自作。

池北偶談云。眉山暗淡向殘燈。一半雲鬟墜枕稜。四體著人嬌欲泣。自家揉碎研綠綾。楊廉夫香籙詩也。見集中。今訛作韓偓。非是。余按顧俠君元詩選載揭曼碩一絕句云。步出城南門。悵望江南路。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此本古詩。曼碩嘗書以寄太虛。後人因誤刻入秋宜集中。楊廉夫集中此首。亦其類也。（南宇古詩作東。曼碩改之。取其切合順承門耳。曼碩集中此詩題作曉出順承門有懷太虛。此題亦後人所爲。）今唐音統籤全唐詩等書。並作韓偓。阮亭以爲非是。豈別有據耶。

畢竟西湖六月中。風光不與四時同。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此楊誠齋晚出淨慈送林子方詩。亦猶東坡贈劉景文。一年好景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之意。坊刻千家詩誤以爲東坡作。二如亭羣芳譜亦沿其謬。廣羣芳譜亦未改正。又按月令輯要亦載此首。題曰蘇軾湖上詩。

太白鳳凰臺詩。王元美謂其效顰黃鶴。可厭。吳宮晉代二句。亦非作手。王敬美謂此詩不逮黃鶴。無論中二聯。即結語亦大有辨。愚謂此詩雖效崔體。實爲青出於藍。如早朝詩必推岑參。賜櫻桃詩必推王維。正使後人極力擬作。斷不能過。

竹坡詩話。詩中用雙疊字。如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李嘉祐詩也。摩詰乃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四字下得最穩切。石林詩話云。詩下雙字最難。唐人記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爲李嘉祐詩。王摩詰竊取之。非也。此兩句好處。正在添此四字。此乃摩詰爲嘉祐點化。以自見其妙。愚按李肇稱嘉祐有此句。王維取以爲七言。今考嘉祐集中無此二句。又考維爲開元九年辛酉進士。後二十七年。（天寶七載戊子。）

嘉祐始及第。上元初維卒。年六十一。至大歷中。嘉祐爲袁州刺史。距維卒又十年餘矣。其年輩相去甚遠。且摩詰非竊句者。李肇所云。恐未足據也。

楊升菴云。張子容詩。海氣朝成雨。江天晚作霞。李嘉祐詩。朝霞晴作雨。溼氣晚生寒。二詩語極相似。然盛唐中唐分焉。試辨之。

杜工部贈花卿絕句。楊用修謂刺驚定僭用天子禮樂。胡元瑞謂贈歌妓。唐仲言是用修而非元瑞。謂杜集有花卿歌。則花卿爲驚定無疑。愚按僭禮樂事無考。史稱驚定恃勇。既誅子璋。大掠東蜀。天子怒光遠即崔大夫。不能戢軍。乃罷止之。公戲作花卿歌。卿之者。以其恃功驕橫。故輕之也。至錦城絲管之作。詳玩語意。即重聞天樂不勝情之意。天下同姓名者何限。況歌妓稱卿。尤爲允協。與其爲用修所欺。而以莫須有事冤古人。不如從元瑞說爲愈也。近見浦氏心解云。僭禮樂事雖無考。但其人驕恣。必多非分之奢淫。若作贈妓詩。反覺膚淺無味。此論甚癡且腐。愚所不取。

藝苑卮言云。古樂府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老杜雲山已發與。玉珮仍當歌。當字出此。用修引孟德對酒當歌云。子美一闡明之。不然。讀者以爲該當之當矣。大瞶瞶可笑。孟德正謂遇酒即當歌也。下云人生幾何可見矣。若以對酒當歌作去聲。有何趣味。余按鮑照詩。臨歌不知調。發與誰與歡。臨即當也。杜詩實用鮑語。以當易臨。兼本魏武樂府。楊用修曰。此是對當之當。非合當之當。楊亦未嘗作去聲讀也。悲歌當泣。宜從去聲。玉珮當歌。對酒當歌。並平聲。作臨字解。李太白詩。唯願當歌對酒時。月光長照金尊裏。

李杜讀魏武樂府皆未嘗以爲該當之當。

林和靖梅詩。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實不如疎影橫斜水淸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高季迪梅詩。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實不如薄暝山家松樹下。嫩寒江店杏花前。

王阮亭論雪詩。不取東坡說。論梅詩。獨取山谷說。亦一偏之見。然柳州江雪詩。實不能免俗也。

明太祖早行詩曰。忙著征衣快著鞭。轉頭月掛柳梢邊。兩三點露不爲雨。七八個星尙在天。茅店雞鳴人過語。竹籬犬吠客驚眠。等閒擁出扶桑日。社稷山河在眼前。按此篇乃元文宗自集慶路入正大統途中所作。不知何以載入明祖集中。且竄易十數字。便似點金成鐵。文宗詩末二句云。須臾捧出扶桑日。七十二峯都在前。視社稷山河云云。雅俗相去霄壤矣。又明祖賜都督僉事楊文廣征南一詩。千家詩作世宗賜毛伯溫作。改末二句云。太平待詔歸來日。朕與先生解戰袍。前六句亦改數字。其不及原詩。與早行一首正相似。又按居易錄云。兩三條電欲爲雨。四五個星猶在天。乃五代盧延遜山寺詩。文宗勦取之。

池北偶談記觀前輩墨蹟一條云。李西涯詩。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又居易錄一條云。近京師筵席。多尙異味。予酒次戲占絕句云。糝鯽黃羊滿玉盤。菜雞紫蟹等閒看。不如隨分閒茶飯。春韭秋菘未是難。嘗憶前輩有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云云。每喜諷之。此仁人所當念也。按秋來霜露之篇。乃東坡詩。載集中。人人耳而目之者。阮亭先生嘗譏李君實不知山石犖确行徑微。獨憐幽草澗邊生。爲韓章詩。王百穀不知南山之下。汧渭之間。想見開元天寶年。爲蘇詩。乃亦不

免有此誤。信乎博覽強記之難也。

香祖筆記一條云。歐陽文忠詩。雒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考澠水燕談。雒陽進花。始於李文定迪非始思公。按此二句。乃東坡荔枝歎結句也。

黃山谷詩。喜以身心如似作對。如奕棋呈任公漸云。心似蛛絲遊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桉。次韻王稚川客舍云。身如病鶴翅翎短。心似亂絲頭緒多。贈石敏若云。才似謫仙唯欠酒。情如宋玉更逢秋。道中寄景珍兼簡庾元鎮云。心在青雲故人處。身行紅雨亂花間。陸放翁七律句法。其源蓋出於此。

按謝朓詩。首夏猶清和。餘春滿郊甸。又麥候始清和。涼雨消炎燠。錢起詩。花萼敗春多寂寞。葉陰迎夏已清和。白居易聯句。記得謝家詩。清和是此時。以清和屬四月。自六朝唐人已然矣。

杜詩非關使者徵求急句。解者多近於鑿。愚謂嚴公所攜。止酒殽耳。至於簽鬻薪水。匕筯杯斝几席之屬。豈能盡攜。故使者不能無所徵求。而此老家中一時應酬紛然。指揮無禮。皆可於此句想見。故下卽接云。自識將軍禮數寬也。

余幼時。塾師殷尊一先生出對云。木筆蕉箋。畫不成雲山障子。余對以秧針柳線。穿不住露水珠兒。先生擊節賞之。又日隱雲中白似月。地藏水底碧如天。（六伯父亦公命對。）芍藥花開菩薩面。檳榔子結壽星頭。（九叔父定菴公命對。）又寒夕作菩薩蠻迴文。宿簷歸鳥飛庭竹。竹庭飛鳥歸簷宿。涼月浩如霜。霜如浩月涼。景幽貪夜永。永夜貪幽景。屓進輒成詩。詩成輒進屓。又用前調贈薰之兄云。弟兄難是兼同志。志同兼是難兄弟。酬唱日吟

謳。謳吟日唱酬。苦心勤學古。古學勤心苦。新作妙驚人。人驚妙作新。又詠梅作一七令云。梅臘破春回。役烏使絕蜂媒。竹君獨映鶴子朋來。幽香生玉骨。疎影護冰胎。不怨大夫少句。長依處士多才。一杯有興還須醉。萬樹含羞不敢開。皆一時戲劇。聊記於此。

婦翁福公諱恆。嘗有閨怨口曰。初三初四月如鉤。鈎起人間萬種愁。塞北征人音信杳。空教明月浸樓頭。頗近唐音也。

白石道人詩詞評論

補遺

許增輯

本館據榆園叢刻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白石道人詩詞評論

清　許　增輯

宋陳藏一曰。白石道人姜堯章。氣貌若不勝衣。而筆力足以扛百斛之鼎。家無立錐。而一飯未嘗無食客。閩史翰墨之藏。汗牛充棟。襟期灑落。如晉宋間人。意到語工。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

周公謹曰。番陽布衣姜夔堯章。出處備見張輯宗瑞所著白石小傳矣。近得其一書。自述頗詳。可與前傳相表裏云。某早孤不振。幸不墜先人之緒業。少日奔走。凡世之所謂名公鉅儒。皆嘗受其知矣。內翰梁公。於某爲鄉曲。愛其詩似唐人。謂長短句妙天下。樞使鄭公。愛其文使坐上爲之。因擊節稱賞。參政范公。以爲翰墨人品。皆似晉宋之雅士。待制楊公。以爲子文無所不工。甚似陸天隨。於是爲忘年友。復州蕭公。世所謂千巖先生者也。以爲四十年作詩。始得此友。待制朱公。既愛其深。於禮樂。丞相京公。不獨稱其禮樂之書。又愛其駢儷之文。丞相謝公。愛其樂書。使次子來謁焉。稼軒辛公。深服其長短句如二卿。孫公從之。胡氏應期。江陵楊公。南州張公。金陵吳公。及吳德夫項平甫徐子淵曾幼度商翬仲王晦叔易彥章之徒。皆當世俊士。不可悉數。或愛其人。或愛其詩。或愛其文。或愛其字。或折節交之。若東州之士。則樓公大防。葉公正則。則尤所賞激嗟乎。四海之內。知己者不爲少矣。而未有能振之於窶困無聊之地者。舊所依倚。惟有張兄平甫。其人甚賢。十年相處。情甚骨肉。而某亦竭誠盡力。憂樂關念。平甫念某困蹙場屋。至欲輸

貲以拜爵。某辭謝不願。又欲割錫山之膏腴。以養其山林無用之身。惜乎平甫下世。今惘惘然若有所失。人生百年有幾。賓主如某與平甫復有幾。撫事感慨。不能爲懷。平甫既歿。稚子甚幼。入其門。則必爲之悽然。終日獨坐。逡巡而歸。思欲捨去。則念平甫垂絕之言。何忍言去。留而不去。則既無主人矣。其能久乎云云。同時黃白石之言曰。造物者不欲以富貴溷堯章。使之聲名熄耀於無窮也。此意甚厚。又楊伯子長孺之言曰。先君在朝列時。薄海英才。雲次鱗集。亦不少矣。而布衣中得一人焉。曰姜堯章。嗚呼。堯章亦布衣耳。乃得盛名於天壤間若此。則軒冕鐘鼎。眞可敝屣矣。是時又有單煒炳文者。沅陵人。博學能文。得二王筆法。字畫遒勁。合古法度。于考法書尤精。武衆得官。仕至路分。著聲江湖間。名士大夫。多與之遊。自號定齋居士。與堯章投分最稔。亦韻士也。堯章詩詞已板行。獨雜文未之見。余嘗於親舊間。得其手藁數篇。尙思所以廣其傳焉。齊東野語

又曰。白石鐃歌鼓吹曲。乃步驟尹師魯皇雅。越九歌。乃規模鮮于子駿九誦。然言辭峻潔。意度高遠。頗有超越驊騮之意。觀此雜志

樂雷發題許介之譽文堂詩曰。姜夔劉過竟何爲。空向江湖老布衣。又題史主簿授庵集藁後云。姜夔荒塚白蘋深。鶯鶯無聲結綠沈。

黃叔暘曰。白石詞極妙。不減清眞。其高處有美成所不能及。絕妙詞選

沈伯時曰。姜白石清勁知音。亦未免有生硬處。詞旨

張叔夏曰。詞要清空。不宜質實。清空則古雅峭拔。質實則凝澀晦昧。姜白石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跡。吳夢窗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拆碎下來。不成片段。此清空質實之說。有如聲聲慢云。檀欒金碧。婀娜蓬萊。浮雲不醾芳洲。前八字恐太澀。如唐多令云。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縱芭蕉不雨也颼颼。此詞疏快不質實。白石如疏影、暗香、揚州慢、一萼紅、琵琶仙、探春慢、滄黃柳等曲。不惟清虛。且又騷雅。讀之使人神觀飛越。詞源

作慢詞。最是過變不要斷了曲意。如姜白石詞云。曲曲屏山。夜深獨自甚情緒。于過變云。西窗又吹暗雨。此則曲之意不斷矣。同上

詞中用事最難。要緊著題。融化不澀。如東坡永遇樂云。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用張建封事。白石疏影云。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用壽陽事。又云。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珮環月下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用少陵事。此皆用事不爲所使。同上

詞之賦梅。惟白石暗香疏影二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立新意。眞爲絕唱。太白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誠哉是言也。同上

陶九成曰。姜堯章書法。迥脫脂粉。一洗塵俗。有如山人隱者。難登廟堂。書史會要

國朝朱竹垞曰。謫仙云。詩傳謝朓清。惟清之至。乃能麗密。唐之孟襄陽。宋之姜白石。明之徐迪功。盡洗鉛華。極蕭散自得之趣。故獨步一時。曝書亭集

又曰。鄱陽姜堯章撰絳帖平二十卷。予搜訪四十年。始鈔得僅存六卷爾。堯章於書法最稱精鑒。其言曰。小學既廢。流爲法書。法書又廢。惟存法帖。帖雖小技。上下千載。關涉史傳爲多。故於是編條疏而考證之。一一別其僞眞。察及苗髮。其餘若續書譜禊帖。偏旁考。保母甎。皆能伐其皮毛。啜其精髓。比諸黃長睿王順伯爲優。同上

王阮亭曰。白石集。予鈔之近百首。蓋能參活句者。白石詞家大宗。其於詩亦能深造自得。自序同時詩人。以溫潤推范石湖。痛快推楊誠齋。高古推蕭千巖。俊逸推陸放翁。白石遊於諸公間。故其言如此。其詩初學黃太史。正以不深染江西派爲佳。帶經堂集

又曰。余於宋南渡後。詩自陸放翁之外。最喜姜夔堯章。堯章又號白石道人。學詩於蕭千巖。而與范石湖、楊誠齋善。時黃巖老亦號白石。亦學詩於千巖。時稱雙白石云。香祖筆記

白石道人詩詞評論補遺

白石道人集三卷。鄱陽姜夔堯章撰。千巖蕭東夫識之於年少客遊。以其兄之子妻之。石湖范至能尤愛其詩。楊誠齋亦愛之。賞其歲除舟行十絕。以爲有裁雲縫月之妙。思敲金戛玉之奇聲。夔頗解音律。進樂書。免解不第而卒。詞亦工。陳直齋書錄解題

姜白石詩家名流。詞尤精妙不減清眞。其閒高處有美成所不能及者。善吹簫。多自製曲。初則率意爲長短句。既成。乃按以律呂。無不協者。有詠蟋蟀齊天樂一闋最勝。其詞見集中 其過苕霅云。拂雪金鞭。欺寒茸帽。嘗記章臺走馬。雁磧沙平。漁汀人散。老去不堪遊冶。人日詞云。池面冰膠。墻腰雪老。雲意還又沈沈。朱戶黏雞。金盤簇燕。空歎時序侵尋。湘月詞云。中流容與。畫橈不點清鏡。從昌黎綠淨不可唾之語翻出。戲張平甫納妾云。別母情懷。隨郎滋味。桃葉渡江時。翠樓吟云。檻曲縈紅。檐牙飛翠。酒祓清愁。花銷英氣。法曲獻仙音云。過秋風。未成歸計。誰念我重見冷楓紅舞。玲瓏四犯云。有輕盈換馬。端正窺戶。酒醒明月下。夢逐潮聲去。句法奇麗。其腔皆自度者。惜舊譜零落。未能被之管絃也。詞品

趙子固目姜堯章爲書家申韓。硯北雜記

往余見姜白石詩一卷。有絕句作小草。尤佳云。道人野性如天馬。欲擺青絲出帝閽。甚愛此詩。第恨不通畫。不能使無聲詩有聲畫相表裏。此爲欠事。因戲作前馬。又念此句此馬。終無出路。復成後紙。去冬有瘦

馬一匹。寄天台僧存。書記鶴臞亦以書來取畫。久之未報。今得此歸丈室。如有數也。天隨言凡物爲散者爲得。二馬得失何如。白石不可作。析而辨之。其在鶴臞。有知道能言者。併幸惠教。楚璽開。式古堂書畫彙考

元松陵陸子敬居分湖之北。壘石爲山。樹梅成林。取姜白石詞語。名其軒曰舊時月色。楊廉夫東維子集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園廬詩話及其他二種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